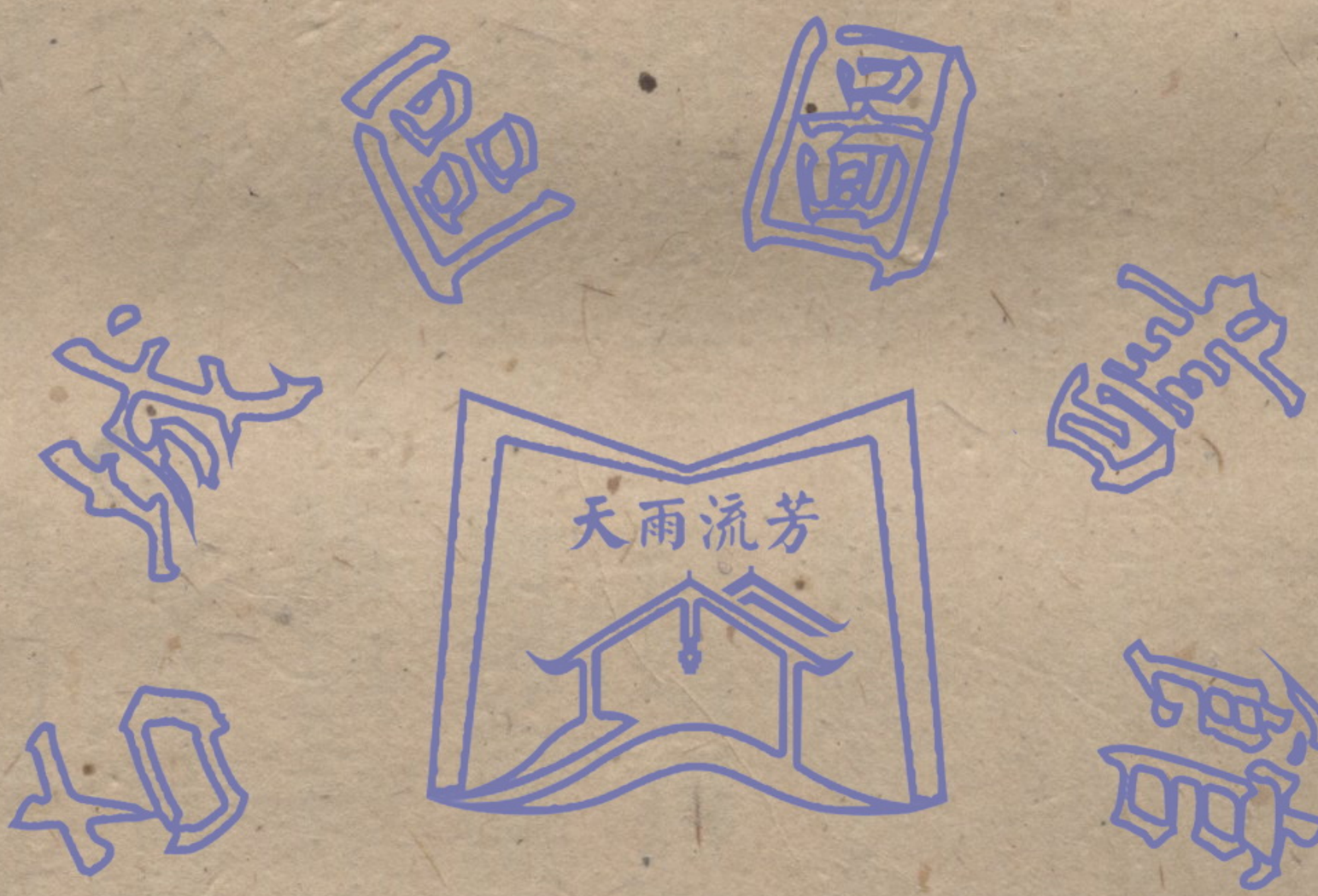


10-12

唐

太宗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焉耆謀弘 王師失律遣兵佐之太宗赫然議討其夜月食景昭曰日陰精用刑兆也景胡分數且終乃命阿史那社爾等速擊未幾破大城五降小城七百餘虜其王相錦夷虜與亡士庶大象創小酺猶然哉郭孝恪楊胡翟奇士從李靖後歸太宗策破王世充竇建德俘龍突騎支與西突厥婚約爲輔車不朝貢諸臣石焉者王龍突騎支與其所恃者都城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繚外唐兵雖神不能渡也孝恪倍道絕水夜傅堞達曙譟而

登鼓角喤喤聲超隆鄂吾耿秉
料二十二日孝恪必破焉將
虎子班師斯其人也
其國城自留守遺餘軍分道進長勝之餘
威行窮漠而命慶内胡結鼓譟轉
人乃那利敢各散亡竄城
時國人獻言亦云那利出
忽不問父子死敵凡人千
利就擒虜固易制耳狎則
不及壯士當此艱危救
何如也太宗受俘紫微殿待
然那利有殺孝恪罪未可
赦也縱之歸國任其蒸

實事運以虛
機閒情妙有
別致似此雅
章正可一一
無殘

一號無

徵頻煩鉞鎩之利焉

太宗平高昌

高昌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田地城戍已校尉所治也其雅踏時唐武德初伯雅入貢氣死子文泰立遣使來告及太宗之世貢獻不絕宇文氏李更封常樂公主中國保宇出於誠心非苦敕勒貌猶不恪順驕倨自大意謂伏高之雉不畏鵰鷹鵰穴之鼠不恭焉者來遠于寘疎漢使發病夜郎恃遠于寘疎漢使彼不覩天子之師威武盛當國孺于何知可服而舍侯君

集伐不乘葬勝不黷兵其晉文公之服原人乎智盛竭

軍門辭尚未屈薛萬均勃然起流汗獻地聽命高昌兵

如霜雪唐家兵鋒日月當果驗俘獻殿庭舉國內屬

智盛盡智湛爲唐臣侯麴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至是

而亡以小

徵褚遂良固諫不聽後西

卽富强但能紀麴氏之世

非人力所及侯太宗明漢光武不置西域都護之意則

無是舉矣侯君集取高昌不血刃歸下獄吏岑文本

訟之乃出此豈異哉

太宗平吐谷渾

慕容伏允咨其少子也龍襄兄位而妻其妻素懷不順會

將宜威寫
凜凜有生
至昆丁悖
壙厥家風
中外所同
谷吐谷渾
裘泰覩可
得作者寄
之深

隋末喪亂唐高祖即位始與通
和貢覲時復
窮武相加也
已而興師出
耀威虜寇
敵至行空虛
頗事掠鹵不如侯君集等
二千
宿川逢槍海
崇國霆合
上嘗召侯
九初拘天
後迺積中從
而爲謀不忠
向事唐惑天
然父死謂何
不可言也吐谷渾初起時兄弟
悲思母子

天雨流芳

義兵奄
非君拾寅無罪魏文成獻文
帝不欲勞以兵戎獨慷慨請行
年老
隋末喪亂唐高祖即位始與通
和貢覲時復
梗命負嶋
至昆丁悖
壙厥家風
中外所同
谷吐谷渾
裘泰覩可
得作者寄
之深

歷代史論 卷

序家一代典有挈分故胸中確成算提綱挈領創經析繁

涕泣孝弟之風傳於竹帛其衰也寇王訶伏允父子之間咸有賊心陰山上隴貽謀湯如能無痛乎伏允西走州徐圖進退之機特野草以誘唐兵任城王道宗欲按軍鄯善斷兵書之路君集奮計二軍始出惟君集善謀亦惟靖為可汗國人不附逆寨外之威不同於河上之師久矣順既其相宣王跋扈謀作亂子諾曷鉢立尚虎狼之心過君賈威信主討誅之彼順禍猶伏允而居逆甚天柱豈國家長世之兆也

貞觀君臣論治

唐室三大禍一曰宦官宦始於高力士終於韓全誨巢刺王妃終於張昏嫁宦官始於高力士終於韓全誨藩鎮始於李懷仙終於劉稹三者之禍酷矣又內主之

以小人外迫之以盜賊而唐亡論者深嫉朱全忠而思
潘鎮則曰全忠才智非過於安史朱泚也其時藩鎮蓋
滅時溥朱瑄秦宗權羅紹威王鎔之徒盡亡天下無有
制之者也設昭宗之世朱泚在冀田悅在魏王武俊在
趙李納在青梁崇義在襄曹操司馬懿烏能動哉然當
日者侯制全忠者韓建李茂貞唐不
與抗衡○觀政要一
所以載當時君臣論治之言太宗求治之切而亂
猶嘉謨畢陳其於慮始終以爲有唐鎮之存亡乎
評長久者非潘鎮也安史之亂
乃一傳之後
禍患迭興
以小人外迫之以盜賊而唐亡論者深嫉朱全忠而思
潘鎮則曰全忠才智非過於安史朱泚也其時藩鎮蓋
滅時溥朱瑄秦宗權羅紹威王鎔之徒盡亡天下無有
制之者也設昭宗之世朱泚在冀田悅在魏王武俊在
趙李納在青梁崇義在襄曹操司馬懿烏能動哉然當
日者侯制全忠者韓建李茂貞唐不
與抗衡○觀政要一
所以載當時君臣論治之言太宗求治之切而亂
猶嘉謨畢陳其於慮始終以爲有唐鎮之存亡乎
評長久者非潘鎮也安史之亂
乃一傳之後
禍患迭興
取范陽則傾
賊巢而可無藩鎮張忠志薛嵩田承嗣
李懷仙既降
代宗能召之入朝不委以地則河北黨散
而可無藩鎮畏威宰相能善處置朱克
融與王承元
田弘正則魏博鎮冀盧龍皆安而可無藩

鮮密歲蓋其
書可以治萬
世之天下而
宋能啟迪其
後嗣此非貽
謀之不臧而
其子孫之失
守也通篇詳
言唐家後代
之禍患至貞
觀論治只於
結尾一筆點
出用逆折入
用正意收逆
折則百變不
窮正意則數
語可了以正
意於逆折處

鎮王庭湊等
則河朔再靖
有牢不可拔
黃巢黃巢之
也全忠歸宣
則召藩鎮雀
是也究之宰
有之然則罪
在女寵蒲宗
之女禍莫烈
於武后而繼
貴妃之餘也
武后虐而殺子韋后賤而弒君楊妃無其

連叛穆宗能
而可無藩鎮
之勢也藩鎮
黨為全忠勦
賊而又藩鎮
用文則治亂
階是也究
相死宦官
天子亦死全忠遂攘神器而
安歸乎肅宗以前國家之憂
在宦官嗣聖之女禍莫烈
后韋后者武后之餘也天寶
之者又有張昌宗楊貴妃無其

反透畧盡也
作法之奇無
逾斯篇

罪召亂反也焉婦人之勢積久而潰也肅宗鑒於楊妃
妃而不能遠張良娣鑒於
朝恩鑒於安祿山史思明
之主實公益亂之爲也乾元
陳弘志也立憲宗于澤立
立宣宗于瑤是等
立昭宗于襄立僖宗楊復恭等
劉行深等立莊
宗劉克明等弒敬宗矣宦官
弒君而不
天下之權畢聚於宦官宦官天下
之怨亦畢聚於宦官文宗
實之恥無如之何而有崔
懷赧獻之悲宋申錫等抱陳
若矣夫婦人寵過則覆宗
宦官勢極則滅種人君愛之
適所以害之也然有小人
憑焉則自人主下至婦豎豎

太雨流芳

莫不交爲之用玄宗英主也李林甫用之終身不悟而
幽陵叛興德宗猜主也盧杞用之死猶見思而梁州再
竄許敬宗李義府長高智周之惡則武后立崔湜鄭愔結
韋武之黨歡則五王死天下莫智於小人莫愚於用小
用之婦豎之人主太宗爲小人婦豎之人主太宗樂拜昌
言慎終如始其君長樂詳矣一傳而即亂治法易治
人難也讀貞觀政要者無望賢子孫哉

唐高祖平薛舉

唐太宗擊竇建德於河北禽王世充於東都裴劉武周於并州翦
寶建德於山東夷蕭銑於江陵殄薛仁杲於涇水六年
劉黑闥於山東夷蕭銑於江陵殄薛仁杲於涇水六年
而定天下即位以後突厥之渠讋頡闕庭北海之濱悉

天雨流芳

其議而親攝
六飛雖事後
知悔而死亡
殺傷已不復
振救此文於
大宗亦極力
回護然畢竟
是志在立功
非不得已而
用此公所言
固確論也夫
用兵神武太
宗師以義動
不免有遺議
如太宗而猶
可忽乎哉

為州縣史稱除亂比湯武用兵若黃帝於古未有也獨
遼東一舉拔高麗十城斬首四萬不能成功心懷哀痛
至馳驛祀魏徵柳城觀戰
責帝玩武困於平壤觀十六年陳大德出使高麗
歸言其王幾於漢武之悔輪臺儒者
請增懷遠成兵彫瘵未忍勞之十七年鄧素
王既新羅取高山東造使册高麗王藏爲遼東郡
亂賊首逆當移師未容矣且皇恩
煬帝幸砀明帳中欲務高麗入朝而伐之也李世勣拔
蓋卓張亮拔卑沙帝拔遼東白巖高延壽高惠眞率衆
歷代史論一卷之三 唐

隋大業時高麗王元之無罪
也新羅入貢高麗與百濟謀絕其路啟釁自夷非若隋

請降勝勢在唐非若隋宇文述等九軍大敗於薩水
也然而無功同者一病於專攻安市城而
不直取平壤隋煬之伐
將勁卒倍道兼
隋之銳師頓於
命一城中
而有白登之圍太宗創業而有遼東之挫得之四海
失之一隅
失恒敖勒請吏帶禮告廟
恥未幾復造大船謀征高麗遣詔乃罷斯誠痛失足於
未路結長恨於身後矣高宗繼之乾封初蓋蘇文死三
子柚爭孥動等遂平高麗用兵之將非勇於昔日也又

事以錯綜而正高從
評義以執
而大筆方
老逈山畦
之外

臨之以庸主大功忽立賈
亂也嗚呼伐何奴者武帝而受朝
宗而蕩平者高宗夷狄
力哉

吐蕃

唐太宗貞觀八年
普棄宗
吐蕃寇
蕃通中國之始也十
此吐蕃寇
五年以
中國與吐蕃
鄭仁泰等分
吐蕃敗績
矣二年吐蕃
歷代史論 卷 唐

弄讚遣使入貢此吐
松州侯君集擊敗之
主嫁吐蕃則
文成公
吐蕃擊破吐谷渾詔
貢郭待封擊
咸亨元
年薛仁貴
追仲宗入貢儀鳳三
而還則
吐蕃漸
年李敬玄與吐蕃將
大與中國拉

論欽陵戰敗績永隆元年吐蕃寇
之永淳元年叟師德擊吐蕃於白
蕃忽貢忽叛中國勞於轉徙安武
擊生羌及吐蕃不果行永昌元年
敗除名流嶲州長壽元年武后垂拱四年詔發兵
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萬歲通天元年遣叟師德等擊
吐蕃大敗秋吐蕃遣使請和親郭元振詰許之久視元
年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唐休璟破之長安二年吐
蕃遣使求和冬吐蕃寇陳大慈破之中宗景龍元
年吐蕃遣使入貢自此連
吐蕃寇
睿宗中國累歲無
薛訥王睃敗吐蕃患
之六年
吐蕃請和十年張嵩擊破吐蕃十五年吐蕃寇甘州王

君奠追擊至青海西破之秋吐蕃陷瓜州十七年信安
王禕攻吐蕃拔石堡城十八年吐蕃遣使入貢十九年
以詩書賜吐蕃西擊勃律趙惠琮矯詔
令崔希逸擊破之二十年吐蕃寇安戎城發關中兵
救之二十一年吐蕃四萬入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
破之冬吐蕃陷石堡城天寶六載董延光攻吐蕃石堡
城不克反讒王忠嗣忠嗣坐貶載哥舒
翰築神威軍應龍城
吐蕃不敢近青海八載翰拔吐蕃
石堡城大抵玄宗之
世吐蕃每入輒卻而爲寇而希矣及肅宗即位戎患寖
昌代德繼緒大寇遂見逼至京輔
羅毒天子出走强同
盟紀而罪深僕圄大唐封疆
起乘輿播遷戎介西極密邇

遠人叛服
乎朝廷之得
失武氏專制

用作鎮安史所不爭得規便而奄有猶之秦亂王畿隴右諸侯而匈奴大隋亂而突厥雄時地然也然吐蕃本發羌支屬禿髮哀種俗事獵逐不得遂擊吐谷渾攻党牛跳躍西域即思通朝尚主項白蘭上書朝太宗不即乘銳戡定反下略贊請婚又其修心築城奪麥之場矩得厚賂請河西九曲爲公主湯以金城公主降公主生歌遠庭中宗時棄隸蹈藉沐虜近塩庶接勢益張易入寇和親之失策也辱國喪地於吐蕃尤甚玄宗寧能辭責哉

突厥叛唐

武后擊突契丹則命武懿宗擊突厥則命僧伽懷義女主失政之大者也突厥自李思摩入朝車鼻可汗被擒以

而寇亂方起方折之其眞常突以策彼論不詳有
蹦欲以兵屠之非心也若文貞也深抑武功見微知著有度趕尋後諸部盡爲內臣北邊無職二部忽背反時在高宗崩武后僭懷義出討不見虜而還骨篤祿死弟偸力也高宗崩武后僭懷義出討討之不畏之師史朋以來僧懷義執司馬之柄淫人而張九伐之師史朋以來僧懷義執司馬之柄淫人而張九伐反政曰晰厥之叛而以骨篤祿等爲寇徼之識○論中朝之失策彼爲言益在其骨篤祿反政曰晰厥大兵怒甚則更其號二虜固不懼也王莽篡漢大會羣臣單于烏珠留單于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今天子非宣帝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可負也而在此者反而入寇塞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立不受拜之乃拘延秀以得能無譏也詳有爲妃默啜曰我女嫁李氏當用武氏兒突厥世受李氏恩今將輔李氏罪大漢人臣深意

於賊莽唐人臣於武氏天下習爲故常不知其非也夷狄反能抗首不服一矢加遺其禮失而求之野乎

狄君長反能抗首不服一矢加遺其禮失而求之野乎

閻知微出使隆唐般翻城應敵是時邊城死義者累載勉詐彼昏猶高后忍冒

自高徹外不多見也交持

蝉之嫚書無謙詞吉燃大喰之橫行何奴哉玄宗

定難英武始奮張不憗三受降城郭虔瑾朝同俄特

勤突厥漸衰默啜旣殪頡跌伊闕廷遂至國

內分爭闕復殺默啜誅子梅錄啜弒毗伽可汗登利

骨咄烏蘇白眉相次被誅而突厥幷於回紇

阿史稱亂自泥熟禽至白眉宗族迭攻令終者鮮載前

莎車之功蕭望之裁之郝靈荃得突厥之首宋璟抑之

昭陵立碑化州也馮奉世立

二國世爲唐
臣至武后時
世而反后
諸武未見
敵卒殪之
乃得諸默
之助勇壯
勢向相殊
要之外寇
有內憂二
稍衰而藏
之補作完
安酰毒固

二臣盧遠皆在英主好大
甘陳同日道乎

唐平奚契

契丹與奚皆東
山魏青龍北
地東距高麗
固其君大賀氏有
斤奚則踞
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霫與突厥同俗盛夏必
徙保冷陘山直營州西北至隋始去庫眞但曰奚唐
武德中契丹大酋孫敖曹來朝而君長或小入寇當太
宗時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者並帥所部內屬賜姓李

自此世爲唐臣矣李盡忠者窟哥之孫孫萬榮者赦曹之孫忽殺趙文翽而反則武后之萬歲通天元年也武后自垂拱以來專任酷吏命獨小醜角鬬策不展何女主之威能行於告密鉤距不能行於契丹既反矣亦同叛與突厥相表裏號兩蕃后即用兵不可得然王孝傑戰敗武攸宜徘徊薊門遇敵逗撓諸武固謂予東勇知奔走燕然之功而下有高克清惡二虜政萬人之刺則中才之謂何也后大唐之聲靈赫玄宗開元時契丹可突干弒其主李邵雞之誚無當龔伐則後日詠殞突厥默啜實助有勞豈

別錄二國以爲外戚

唐宰相傳武
韋接踵女寵
之禍於茲爲
烈篇中詳言
言武曌於言
韋益武之才

固叛降突厥制以忠王浚領元帥討之定
亂服貳誠稱義師惜浚不行稍稽天誅踰三年張守珪
設計誘斬獵驕將軍張忠志魁偉善騎射守珪未靖安祿山敗北
委以范陽數倍兵擒祿山遂反然
則黃皓者亦天子腐腸之藥也唐盛
而劇以營州都督討之定
敬之蓋可知矣
武章之禍
武氏之稱成之者李義府許敬宗高宗之
欲廢王后立武氏也褚遂良韓瑗來濟涕泣固爭雖不
能聽未嘗不心畏之他日獨問勣勣答以陛下家事母
問外人帝念遂決百口莫易也開元之末楊洞諧太子

璞鄂王瑤光王琚及薛鏞於玄宗召宰相謀之李林甫
亦云陛下家事非臣等宜豫於是三子死東城驛鏞死
所不齒然即韋之穢行人一二微言已覺刺心洞骨
藍田賊臣亂宮闈搖國本之至○下愚當此有死而
已與一篇委曲之私外杜諫臣尤信焉武后聖慮初武承嗣
三思求爲
與知仁傑云
位宰相豈得
大臣遇主
殺其行事問類
文之責鄧通也簡駱賓王盧
偉也團兒諸宮皇嗣王慶
江充者不如
言興邦一言喪邦蓋可忽哉武后淫佚好
多鷓鴣召還廬陵卒反周爲唐
不如后感
四海爲家何者非陛下家事臣備
天雨流芳
甚酷人主溺
於色荒人而
不出不但廟
社非其所恤
慈貞以身爲
陶矣高中三

在不衰則相楊惜首不知其明降而韋氏婦德益荒矣
中宗昏庸高宗而甚之以愚韋后淫猶武氏而益之以
賤愚且賤其人不可言矣彼生長富貴中歷幽囚十四
年閒不聞臥薪飲血但祝見天日縱情慾憂愁隱約無
怒武氏之心以身五王親也刑戮若此天理之絕也昔
大臣謂之佳兒佳婦若中宗者夫婦祖宗豈忍見哉武
后欲自縱顧高宗顧睚眦連死韋后淫不制遂毒中宗
人婦怨無極天下愚當此有死而已徐敬業舉義匡復不
能敵行洛陽回翔揚潤窮感敗死猶翟義匡復不能殺王莽
楊玄感不能殺隋煬蓋上有商辛而歲惡未稔下非武

婦人無攸遂才固非其所重也太平不
但有才而又有功其權寔幾類於母乃積久生變卒致凶終益倡之者葦小篇中採木窮流摘微掍隱事類則廣引而
王而觀兵太早是以待傷無益也臨淄乘衆怒斬罪人則眞甲子之師矣

太平公主

高宗三女義陽宣城二公主蚤逝武后出也蕭淑妃所生太平公主則出降后怒卽日配竇懷貞子繹繹尚太平下嫁薛紹則假萬年縣爲婚館翟天師火燔道楓爲枯陵辱他生寵貴已女婦人不仁陰忮然且后生四子弘薨合璧賢殺巴州旣忍其子何愛於女太平籠愛特厚者以其類已也儀鳳中採木窮流之遠夷度爲女道士築宮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紫袍玉帶歌舞帝前戲言乞賜駙馬乃嫁紹紹死史嫁武承嗣小疾罷婚后殺

孟明情理則委折而能盡至篇終餘韻澹遝悠閒尤極安雅之致

武攸暨妻以配主蓋武后愛主不異己后之愛魯元而太平失行甚於平陽之適衛青人倫道盡后實借之於易之兄弟之誅與有力焉一年主蒙愛侍不離左右太宗討韋后復預祕計遣子薛崇簡從御座奉睿宗即位國家征討廢立事非兒女子所知太平生長閨闥贊決大謀權略英武自過中宗非若昌宗奢侈安樂妖婬徒恃傾朝之貴見榮妃也爲若策者一心相王永戴極重者不反子爲帝與兄之長自爲臨淄親兄之權太高者慮奪天子之姑宰相出其門庭六軍繇其呼嗡庸愚則喜其易制英明則畏其除已積釁成逆勢所必至其握寵以才致死也亦以才婦人不

林甫專擅杜絕言路排抑勝己在內則附掖庭以爲援在外則杜邊帥之入相其險情鄙行篇中描畫幾盡乃始終信

可有才尤不可使有功太平其明徵矣武氏之亂決於李義府許敬宗韋后武三思之亂決於宗楚客紀處訥韋溫蕭至忠楊均小人不附女子非女子莫容小人若懷義仗勢穢濁宮禁靜能慧範參圖弒廢人非類小人則以爲其類也

李林甫唐賊賊臣許敬宗序義府李林甫稱首三賊皆死牖下一其所遭際即元載盧杞弗若也敬宗義府縣倡廢王皇后立武昭儀致寵林甫結玄宗亦籍庭之間求祖席之助微矣

哉唐書列傳云源乾曜執政素薄林甫不與以郎官襄光庭夫人武三思女也嘗私林甫高力士本出三思家

武氏令鷹林甫入相會帝用韓休武氏復語林甫代爲休請休既相重德之遂內外延譽登相位彼固長平肅王曾孫其進取方蓋高宗以來涓泊小人皆武黨也文子之輩終於惠妃小人之禍極於林甫非獨人事若有文義府獻承華箴應對帝旨辨濟潔高宗美其多文義府獻承華箴直兩人即陰賊猶以博文顯林甫不學發迹郎吏兼張九齡以文學進守正持重難乎爲繼林甫以翩捷乘之拊背扼吭何哉漢武帝相公孫弘石慶不相汲黯董仲舒世謂英主用人喜柔順畏直方崇長厚急有才洵矣然玄宗明識遠不及漢武林甫狡猾又非弘慶比也彼相於開元之二十四年卒於天寶之十一年十九年間貴極人臣寵

芳流雨天

溢天下帝一意任之謂年和豐四境無事君臣同德
可免後憂及是時窮聲色恣遊娛莫非林甫功也胡亥
欲圖極樂始專趙高之謀盡惑後宮始專林甫爲林甫
者開元時天子之愛在武惠妃則附武氏天寶時天子
之愛在楊貴妃則附楊氏彼日用天子之所愛而天子
果以爲林甫相而國家安祿山相而
邊境安帝意自此定矣李林甫
也胡人用則大臣遠祿山出入禁中
唐室之辱林甫獨喜之羣盜謂祿山不奪我相又可驅
除他人即久握兵肅范陽師起天下之亂而不與
終久矣養一人之欲而不虞其死造天下之亂而不與
其禍即剖棺抉珠焚骨揚灰豈償厥辜哉

天雨流芳

諸臣言利咸劉下如王云融姓生其德若天子因有修心乃卒蹈凶終覆轍若一行或用宴發挑或用反叛天地籍吾天子豈容元凶大惡久逃誅戮求無名謀天弘宇文融敏王鉷楊慎矜韋堅皇甫惟明等敢臣聚斂甚哉言利之難也宇文融以鑿廣運潭封賞出納兄弟並誅王鉷大夫責出納以媚人楊慎矜之子督籍方恨搜括可使也堅以太子妃之戚外有斡名上下其神監察嚴者歲益宕逸者段段皆有情狀才然眾怒不懼物議其格能兼之者固屬僅事○聚斂之舉皆林甫順成與利之臣多蓄兵鎧家連坐兄弟同利未亦同害彼宗族榮寵處非其據豈足福乎融敗於信安王鉷與那縉陳希烈堅慎

林甫詠殺曹
政一篇已見
林甫之姦狡
牒陷覆其家後五年鉷亦族
滅愼矜之獄盧鉉妄殺張
瑄瑄見崇猝死亦道出冤
逆凶豈惡過其最迨物冥冥
響應聲林甫日殺人不聞
利皆祖宇文私騷然海內
之疾陰賊蘽發不覺鉷
遠之不一引手小人伹能揣
善殺者其心
也且諸臣聚斂咸
之權競作威福世卽得指而
其中沒世不出林甫家富敵
悉唯諾順成而獨不顯預其
諸臣所以皆死於林甫也

天雨流芳

斥之其名穢其害烈一入
名利則歸已害則人任此
國凡朝廷興利徵民之舉

楊氏醜穢詳
於正史此文
亦畧指其實
而特深罪唐
帝蓋帝寵貴
妃則相國忠
國忠相則激
祿山使叛迨
至棄京師而
走蜀楊氏惟
知自爲念帝
亦惟楊氏之
情事何堪多
是念也如此
論日須以一
世終之

楊氏之寵

壽王瑁立宗第十八子也母
王養之邸中故到建獨畧其
年之十二月天寶四年八月
可支矣姿
益之以貴
風不折牆
也更寵
指宗黨殺憤
張儀掠笞之
密賜進執政
待安祿山柳城賤胡又敗北
當死帝違張九齡之言免

其刑誅國法已謬忽引入宮
至此極夫齊湛使士開握藥
道愚主甘居下施玄宗更
自亂帷牆遂餘禍爲世修
常鳥獸爲群則夷虜人主晚
林甫祿山皆人之雄類
既死而誣之祿山猜叛而激
恐不及始終能用君子
其天性也漁陽變生帝下命
懼令三夫人說貴妃彼昏不知何
趣之急戰潼關失守京師倘
走彼以爲蜀固我家天子卽

唐室承平安史倡亂所向風靡而皆身罹子禍蓋其心亦幸有貴妃在流離一國尚樂可忘危歸故鄉耳帝心亦幸有貴妃也國忠避禍益急趍死益蚤不意陳玄禮等之議其後也其臣生刺雄狐竟君沒呼

安史之亂

安祿山史思明幼同鄉里相善並以曉勇聞後但收降唐亂天下晚遭子禍慶緒朝義甘心弒逆是祿山腸流躰上思明除日生歲日生長狡黠能施於行間而不能斷制於祖庵此固天奪其魄思明尸歸東囊駝二豘少壯同事死禍不承身禽孫立慶恩嚴莊亦惑辛氏愛朝清駱悅蔡文景卒說朝義爲山變段氏欲立李豬兒乃助慶緒殺之思明彎弓生擒縊於柳泉驛以徇彼天下之賊咸不能割雙妾而致昏也此

文前路令詮
安史而言其
取禍之同後
則歸功戡亂
梁惡縱賊夫
戡亂則亂定
於亂賊不勝
誅姑卽此以
示誅之之意

少子之愛謀成衽席劍及腹背屠戮慘決酷於
是時賊勢强大駸駸天子矣驟
其家翦滅始速叛安史賊負
檻車頭懸闕下未愆蔽罪莫若
族內夷然後
師繼之殲無遺種矣王莽僭位數殺子
孫其太子臨通侍者碧恐事
泄遂謀弑莽覺而自殺
朱溫滅唐漁色不厭予欲逞使馮廷諤弑之寢閣繇來
盜魁極四海之惡必摧親子之患蓋其人爲五行所未
有而罰亦天吏所及也宗
非一端其臨事而惑者尤在輕戰速敗無故出奔肅宗
繼統失策更多不先取范陽一也史思明既降偽
權許叔冀狡猾不徵入宿衛二也以魚朝恩監九節度

劉非之罪在於剛強自用然未有逆刑也肅宗輕聽邪延恩之說除展江淮都統陰謀譎詐

之師三也三大夫可以七國倖而有功者亂賊連謹諂而喪顏

將協心豪傑馳驅於下中主受成於上郭子儀李光弼

實造唐室君臣承業聽張通幽之譖而喪遠遂使常

杲卿賀蘭進明懼許叔冀之

降賊惜不蚤達奚烈等同誅也

劉展之叛

肅宗立於靈武之中捍安史之亂時天下正未寧也卽

其臣而叛者若何管亂於南兖王惟良亂於北庭康楚

元張維瑾亂於襄州朱融亂於長塞劉展亂於江淮段

子璋亂於梓州王元振亂於綿州紛紛者史不勝書然

滔執楊惠元裕平之惟良謀作亂李嗣業討之楚

天雨流芳

以速其叛自
非朝廷之體
逼篇不厚誅
劉展而深咎
中官之信自
刑賞之劇置
益政失於上
亂成於下積
患釀釁而唐
遂不可支肅
宗之嘗曷可
遣哉

元逐王政稱太
之融奉嗣岐王珍爲亂那濟告而誅之子琦殺虢王巨
稱梁王崔光遠敕之元琰殺李國貞郭子儀戮之皆亂
起旋定不勞大師若劉展違亂朝廷莫制借兵平盧民
受蘇掠江淮騷然展與李銑皆領淮西節度
副使節度使王仲昇惡之先誅銑使監軍邢延恩奔奏
討必先發制之展病剛強較銑貪暴罪少
殊科徐爲之地可不戰而服也延恩密進詭謀展心懷
疑激而決以天子明威不能行於一臣顧啗之以官
欺而執之又不密而敗速之反鬬詩惡讒人亂國春秋
惡專人漏師除爲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
反輩見素請除爲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

翹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使玄宗將從之先遣輔璆琳往觀變璆琳受賂盛言祿山無二心事遂寢亡何而反然璆琳以銀祿山意成亂延恩又以銀祿山意進退以於國皆無濟也展兵橫行李峴亂中臣銜命緩急進退不勇竭力棚拒後得田神功銳退走李豎貫隱林是役也神功之勞雖多師戰勝展敗渡江敗於貫隱林是役也神功之勞雖多其先完城郭敵功惟臧用事定之後牙將高幹誣其謀反以兵脅殺之崔圓不問反爲殺孫待封賞有罪而誅有功紀綱倒置矣肖甚斯時者也且河東軍殺鄧景山而推辛雲京鎮西北庭行營兵殺荔非元禮而推白孝德詔無不從藩鎮之禍實始肅宗憂國者奈之何哉

李輔國用事 張后

稱元協附

輔國在靈武軍還禁始相於罪則上不勞聞中輔處宗歆稱

卷一百二十四

上皇崩於神龍殿蕃官勞面割耳者四百餘人予爲泣然曰夷狄知禮賢於肅宗遠矣肅宗不俟父命卽位靈武謀册后立太子本心也輔國窺帝所欲惟惴惴大位若以爲父子異宮所以生間遮道邀上皇驚幾墜馬入甘露殿執高力士手泣曰微將軍見爲兵死鬼自古臣弑君子弑父豈必身執鉞瞋目語難哉授意於人而不正其討春秋之則實與之問乃反之稱社稷功玉眞公主及力士承恩等上皇愛女舊侍高力士屢聲叱之震懼失纏巾及素服謁上謝罪反勞苦說輔國處之輔國假以軍將士之威偏上左右別微釣隱伏不與聞乎弑其誰信之且輔國閑廐小使帶入肅獄卻得情可稱

兒役於王鉏典禾豆隨事齪齪不啖單詭爲浮屠行其
人至微淺驟拔擢官僕射惟所欲爲至求宰相不敢辭
私語蕭華令裴冕謝之
謀逆不恐怖
國怒華立罷度
總諸
國爲
上皇罪當死然晚
國召太子謀誅之
罪大太子
越王兗王集甲士
不成其英武
帝不及也
僕固懷恩
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
疾然觀見
部種素不明
從令公討賊闔門

跡既極分明
併代宗不言
之隱亦一筆
鈎出溫文雅
度迥然絶人

功自謂再造唐社稷雖有罪
鎮撫河東無秋毫之功輕與
成反狀彼進不效見天
耳囘紇其婚姻也吐蕃叶谷渾党項奴剌之屬可以利
誘也叛人百萬雲集令非子儀以計離之挺身定
約勒酒酹地涇陽一人非唐有矣或責懷恩始功雲中
身爲子儀諫神將列十萬義何
難而卽行所不勉夫罷廢而不怨聞
光弼猶擁兵徐州恨疾況懷恩乎子瑒授首帝不
受賀懷恩有母輩至長安而
夫懷恩距躍朔方敢於激發非怨帝寬恩也辛雲京
而中官貴人齮齕其間則鋌

元載溥有才能以營私專橫自取殄滅篇中一番致慨益上鮮駕馭而下罹凶終雖意不盡言而言已有

因循帝終懷恩之死不言其反雖諱懷恩亦自護其短也然僕固族死蓋屋之由駱奉儒猶在兵間詩云讒人罔極有以夫

元載專權

元載既得獨見深戒之誓然修上堂而不知悟後竟賜死妻子都盧尋橦能緣高索而不知下危載初附輔國既盜斬輔國首誅滅李輔國妻孥載亦助謀魚朝恩握神策重兵視天子蔑臂於其第始縱殺禁內以彼其才令無如載結其黨周皇甫時終亦唐彊相也載既與誅兩國賊取諸黷貨以功名與禁密貴人落落難近顧揣探深微先得上意往往賴宦中人董秀力豈帝性寬慮豺貌

不慮蜂蠆抑天子親信左右臣載雖才智不能無助董秀小人利載財卽爲之使深宮萬幾其几闥肘腋間日夜相嘗無厭也既不峻勝道哉代宗明與絕遠得此失彼何可資秀淫汰後賜載死天下稱斷然載既寢兇杖殺秀徑竇一日縛致萬年縣令鍾乳等物籍入公府無論身求速死妻與三子一女皆無有也可謂愚矣然載貪人法不應族卽劉已十餘年載等竟毀夷不貸妻孥祖宗墟墓何罪之有乃亦施之寂史而叢於載身先正有言疑朝恩也是刑也宜哉其然乎

吐蕃入寇代宗幸陝天寶初天子坐宮中責將帥逐虜萬里當日董延光悖

天雨流芳

以濟岩中
叙事言情
不明暢無
精確篇幅
多而自有
越之氣

悻倖功石堡城王忠嗣
人命易一官仁人之言
高仙芝發奇策大阿叅
挫傷凡將士所斬逐慮
州陷城無遺鏃道度吏橋
中國盛則輔從而北
爾然吐蕃盤據長安長
夜呼卷裳遁僕固入
令與貳郎夜引
聽程元振言輕出虎門
其愚京師大子之家急
士庶其誰歸乎賴令公
郤敵乘輿反正未幾聞寇魚朝

兩稅之法始於德宗建中之元年當日之弊宣公言之已詳此文之所以立法壞於楊炎以其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問多寡也以其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問丁之有無也然定稅以丁者難考定稅以田者稅之而不歛者易覈雨稅之法自炎創之遂通行至今矣唐武德初用前代戶調法制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外禁丐得調斂此租庸調之所繇始也既定均田賦稅法民

恩復脅幸河中假非劉給事抗聲責止代宗流離與楚靈乾谿亦何以異自古宦官在內其於夷狄盜賊不來則招之來則避之無非無我其不欲以我身嘗寇也嗚呼此國家所以曰左右愛我其不我愛我其不我愛之無非無我其不欲以我身嘗寇也嗚呼此國家所以亂亡接踵

兩稅之弊

三代井田之法壞於商鞅以其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問多寡也以其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問丁之有無也然定稅以丁者難考定稅以田者稅之而不歛者易覈雨稅之法自炎創之遂通行至今矣唐武德

芳流雨天

有田則有租言以公日假人耕收而稅其租人也有
家則有調調言據丁土所樹藝而調取之也有身則有
庸庸言人出徒樹藝而調取之也財歸左藏兵
器府衞官有定員無加配可不謂國家富庶黎民蒙
業哉及玄宗富庶已極勞修楊愼矜宇文融王鉷等爭
以聚斂結主始有錢兩京淪陷肅宗即位籍江
淮富商稅鹽鐵勳爵邑告身度道士僧尼貲
猶不給大率以來地頭請苗諸錢益紛紛矣承平日
久則生齒益繁而逋亡益多於是有宇文融之括田賦籍斁
亡則利在蠶食而名曰眾於是有楊炎之兩稅融守高祖
太宗之法而務簡者也炎變高祖太宗之法而務簡者
也益則民怨簡則法行是故惡融者目之爲逼脅州縣

沃雨徐芳

妄增逃戶於
大歷十四年
索諸名色一
二百敕事畢
絹計錢爲準
直錢千六百
本價爲虛估
增於舊而最
廷宣索者諸
廣其課而狹
其直名曰和
法而病於加
斂卽衆不死
可誰何也國

天雨流芳

一匹直錢三千
一者濫二及度
一百後物價益
二百輸稅配綾
之於兩稅賦
已重尋以軍興
停止竟不罷
之於兩稅賦
計緡錢爲算
納稅配綾
已重尋以軍興
貫加征
準他備急供軍
折估宣
州上供畢復賦
科配則精其人
倍兩稅之病不
病於更
以天下

德宗延齡若
臣道合可謂
一德一心篇
中描畫情事
逼肖乃有爭
之者卽有附
之者蓋大若

湛田定天下賦稅制猶兩
秋糧歲有常額非臨役興
寬狹取數多寡郊以一
具於黃籍總於戶部期限
使總之也
善矣而民重利
依古以來
心好之謂其
帝嫡發耳目
惟帝以爲厚
置別庫詭號
羨餘申奏見
物謬云已棄欲歸
雜庫長安

裴延齡
惟在稅
之臣虛妄無
親厚之得聞
宰相者金吾士也然左
百金吾士必
延齡愈於

既信任不疑
同類又何嫌
人幕

咸陽何所得
數千株此皆
利宇亦融王
領度支有勞
者往往不得
下幸矣帝迺
所似德宗陰
宜其生相得
天子任裴延
舒等伏延英
日怳怳何異
贊所引也李

德裕維州之
事僧孺與之
際而忌其功
此與李晟欲
擊吐蕃延賞
與之際而變
其謀前後若
出一轍益在
延谷懷疚忌
置國是於罔
恤亡今益然
冯勝深慨

死愧父爲小
吐蕃叛盟
吐蕃贊普棄
其孫立爲贊
弄立生八年
七歲立宗天
贊立至德宗
足之薨立卓
年死可立可
中國邊候晏
政益亂自是
日鼠食稼人
飢疫死鄙廓
日聞聲鼓聲
武宗會昌二

天雨流芳

讃死唐高祖永徽元年嫡子早殀
至調露元年死子器弩悉
年卒於軍子棄隸贊立生
載乞黎蘇籠臘贊死子悉籠臘
位時乞黎蘇籠臘贊爲贊普貞元十三年死子
贊立至德宗元和十二
足立至十年病不事委任臣下不能抗
然死弟達磨嗣立嗜酒好獵喜內凶愎少恩
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

年死無子以妃共治國大相不服於是論恐熱尚婢婢夫吐蕃之盛也國君長世率謀夫虓帥剽陵甲士其未也主暗代促異姓攘袂望如河隴高氏雄諵卽七八歲兒咸能乎然高宗武后時吐蕃競服猶政盡出於欽陵兄弟代衡以來盜河湟薄王畿皆尚結贊等爲之戎號令稟受酋長國之强弱不視其君反視大臣所從來矣開元初吐蕃請尋盟解琬泣之未及盟虜將兵十萬寇臨洮攻鄯渭掠監馬背惠食言其故習也德宗不察信張延賞而違李晟平涼之會渾瑊幾不免自古愎諫之主未有不愚者也韋皐招諭雲南吐

藩鎮之禍始
於肅代劇於
德宗蓋肅代
養成其勢至
德宗而叛亂
數起篇中叙
藩鎮之禍始
於肅代李輔
之世諸鎮抗
奬暮尋干戈
夕慈母護驕
子非獨豢養
且倒授以柄
德宗憤王之
綱奮發一怒
先試於劉文
喜效亦小見
然劉晏無罪
吳之小信
藩鎮連兵
於玉殺王玄志之
反順而命
書之詔還悉
忠款罪在百
敢面謾天子
盛陳氣勢恫
論贊無人兵
上棄中朝之
略等牛僧儒
維州內屬其
害之
世豈吐蕃
喝必從懷
杞之不忠
裕出鎮成
恒謀戮
虛絕遠
都
人之

胸中冰壺朗
徵筆下并
乘行一讀
自覺透快
比○藩鎮擁
兵易以爲
但德宗姑
過甚無事
處置乖方
急則望風
走益性猜
者畏言禍
出其閒也援
靜鎮之勢可
成賊長安有
車駕資以南
刻骨極摹
之工

死王武俊朱
叛臣舉兵有
呼田悅與李
李惟岳其重
人心德宗朝
武俊田悅李
騎倨自帝天
兵救襄城時
出其閒也援
靜鎮之勢可
成賊長安有
車駕資以南
面奉懷光解
圍奉天激而反
之工

太雨流芳

不先也梁
納俱瑚子則
子四顧莫可
所汲汲者惟
討希烈不意
兵五千噪聚
無走而禁旅
散至尊出奔
令言非賊而
志在求食寧
懷亂心以
名難生倉卒
朱泚不從
戈蓋長於養

姦而短於用忠徒憂目前而不思永雨是以前卻未平後釁復作此備方殷彼慮已失奉天梁州之間奔走不暇安望寧宇哉家抱眞素紛紜馬燧希烈飲毒此詠懷晁錯死功新急四賊敗不悔慮相侯賊而不耐聊老鑷大臣之力德宗何能焉謀出窘卿死忠而不怒大抵德宗生平其所深惡者止直言強諫而无奸巨盜皆非其讐此所謂性乎亂者亂之大學言平天下先正好惡非遷也

天雨流芳

歷代史論卷之十終

唐　伾文用事

新唐書言王叔文善基皆以一藝娛侍太子自朝之名士與之密結遂至招權納賄不次用人賄不次用人然觀其革除弊政召還老成一念好名猶異巨慝使順宗疾非甚昏闇二人素微見敬直易驟見幸太子大悅大承牛昭容左右侍大新天子方立卽疾病不視朝中外侍衛候音聲望顏色在朝之事宮中惟李忠言之言在朝不聞當其時何者爲貴惟出入通言語者能

太雨流芳

容其蔽則非
優畜之當亦
無大過要之
力小任重確
是二人定案
此文反覆論
說可謂深得
其情

禍福輕重人爾伍素入宮
豎顧天下事惟二三人出
乘致寇其勢固然二人
敗李實召陸贄陽城免進
德宗祇政統然任訹訹爲伊
出也夫小人易得者難
柄入司馬文反復名伍文素無行能握權
欲其速殞上皇謫命相繼
表宮闕請誅乞骸隱憂焉
鎮遂大臣之漸已兆於此
疾叔文力削翰林職名王
伍請起復叔文二上不報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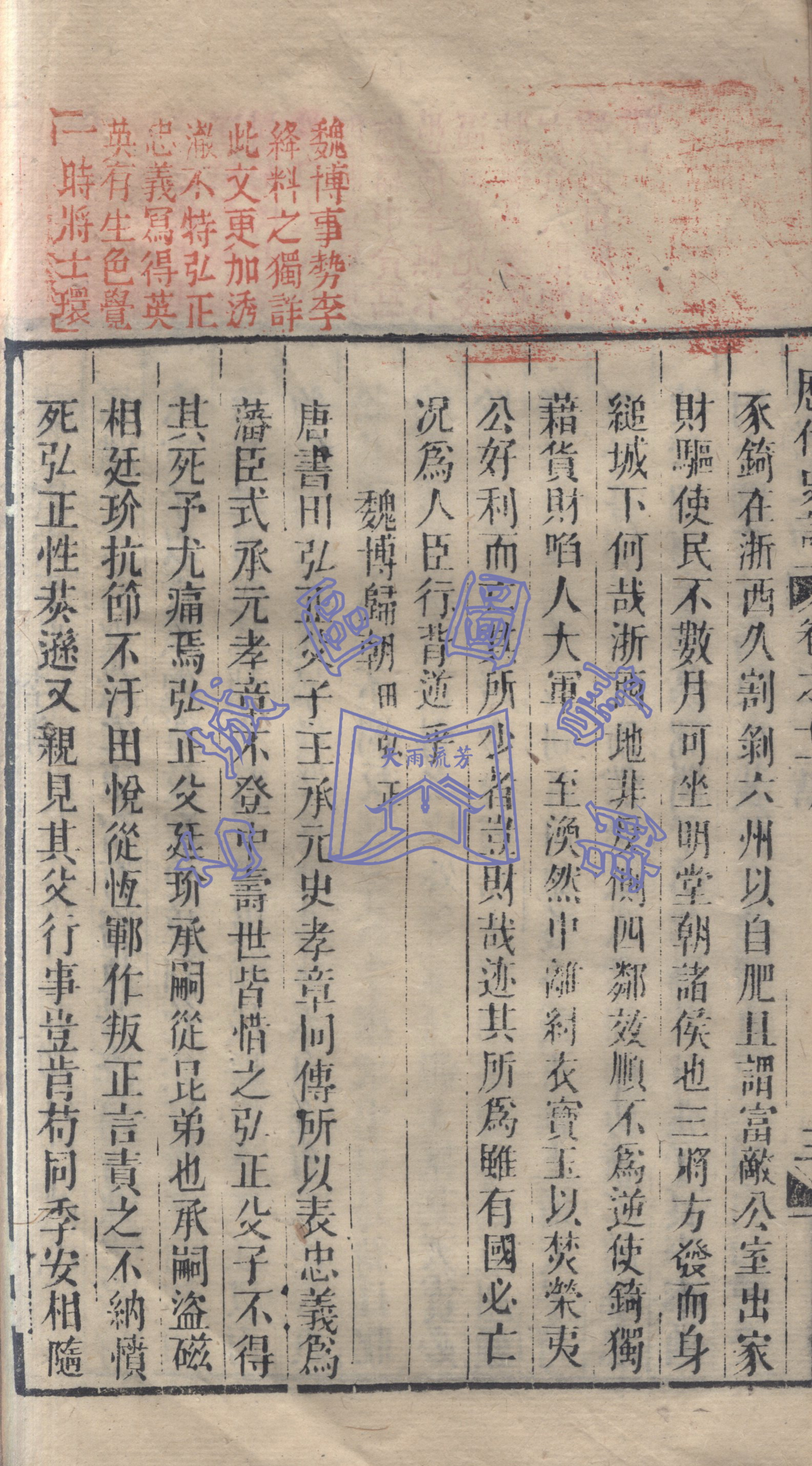
風疾輿歸彼所恃者與援然卒去之者中人也順宗雖
疾困明過德宗遠甚李忠言新用事孰不敵俱文珍劉
光琦薛盈珍等在使其根柢淺又以貪人敗類易
云力小任重木亦甚此者
憲宗
王叔文用事劉闢入京師求都領劍南三川
叔文怒欲斬之闢跳上蜀時皆謂叔文恢志謬喜怒
不順及皇後發兵反又悔當日叔文不
殺闢也闢起家進士詞科佐皐府累遷御史中丞
度支副使爲國表罪與武夫異顧驁悍弄兵造大樓祈
五福係首入門始歸
下高崇文不通書以三千人破吐蕃三萬寇於甯州杜

黃裳稱其勇略帝專委以
詔特用神策軍使高崇文
信大將也銳師出閫
數月成都底定彼武人忠
世且謂妄不及閫
誅崇文配食始見其畫
置監軍又指授方略帝以
一十一年平蜀功歸之當矣韋皐治蜀
蓋藏慮僚掾官池之歲水
使闢階爲厲堯戒有云人
者一念自私以闢蹉跌定
諸

天雨流芳

李錡以貢獻以饒其耳目人見貪無厭不殘必敗
固主恩貴李生心侈剪寫無兇勢敗類知應
遺結權所恃者劉賛王緯及錡歲時貢奉江淮以南江西
所恃者刻剝民然自大既敝立搪篇中暴橫聚斂疆
刻剝民然自大既敝立搪篇中暴橫聚斂疆
愚情孰逼厚路李錡生瘡坎中自是錡日耽
逼真益天子不聞大抵其貌不可測大抵其貌不可測
耽無君矣宦官之利之外送貨必
陰賊刻虐白言利之外送貨必
將日夜謀變彼言利者何知義下賊百姓上逆
便於身則逆一快爾然李深入常州顏防斬之天子荷
連營湖州辛祕募鄉閭子弟即斷其首張子良李奉仙
田少卿錡甥也裴行立錡甥也還兵相向如縛犬

魏博事勢李絳料之獨詳此文更加透澈不特弘正忠義寫得英英有生色覺



豕鋡在浙西久割剝六州以自肥且謂富敵公室出家財驅使民不數月可坐明堂朝諸侯也三將方發而身繼城下何哉浙西地非衝咽人大軍一至渙然四鄰效順不爲逆使鋡獨藉貨財賂中涓利衣寶玉以悅樂夷公好利而所少在此則其所爲賊況爲人臣行背逆雖有國必亡而子孫不保魏博事勢李絳料之獨詳此文更加透澈不特弘正忠義寫得英英有生色覺

唐書田弘正傳所以表忠義爲一時將士環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承元孝章同傳世皆惜之弘正父子不得

藩臣式承元承嗣從昆弟也承嗣盜磁

相廷玠抗節不汙田悅從恆郇作叛正言責之不納憤

死弘正性恭遜又親見其父行事豈肯苟同季安相隨

拜一非擁
跋扈之比在
廟謨所以朝命未至政繇婦人一國三公惟衆是
高之結之到得失歸將必不服從起而代者必歸
之尤爲得人心當務弘正驚不應與定期約守朝
處之本爲
勝之

亂虐乎懷諫十一歲孺子爲母所立決政冢臣弘正晨
入府將士環拜請爲留後弘正驚不應與定期約守朝
廷法令乃許當務人心無
所尊愛者亦以
從爾孛絳詣
命天子及列
制命一至魏
慶宣慰自
以來方岳連
下急於下之
臣喪元孝子
歎倔彊何益
天雨流芳
晉紀卷之十一

失固若此哉

憲宗討成德王承宗

憲宗初卽位劉闢楊惠琳夷
矣元和四年成德節度使
一州詔以承宗爲成德節度
既撓承宗瞻
落始懼而
降魏博爲
送質得洗雪
復官益成德
卑辭與他鎮
十年滋殺武
州詔復官爵朝
一年復討之
服則藏之賞罰之令天子不能自主而反聽命於强藩
又非其罪劉
命尚可包羞
卽盜殺宰相
款則承宗逆
裴武宣慰
使德州刺史
州承宗
信節度使領德棣二
宗官爵發兵討之以
戰不利制雪承宗復
璀爲招討處
等使踰年
曩發與他鎮
黑武俊能
力士宣盡忠
州詔復官爵朝廷用兵數年承宗屢叛屢服叛則討之
十年滋殺武
一年復討之
州詔復官爵
服則藏之賞
又非其罪劉
命尚可包
卽盜殺宰
款則承宗
裴武宣
使德州
州承宗
信節度
宗官爵
戰不利
璀爲招
等使踰
曩發與
黑武俊
力士宣

豈憲宗發憤之初心乎且當時與承宗同叛者昭義有盧從史申蔡有吳元濟淄青有李師道或誅或抵不逮王戮承宗旅拒王師獨無跡斯篇爽淋漓滿志○人失幸之大閑之有昭義也擁之於來希皓又陽順而陰叛承璀奉詔密禽所謂事不意而取之也李正已逐侯希逸而有淮西盜賊之攫淄青吳少誠殺陳許誅李希烈而有淮西盜賊之攫也再世方鎮朝德宗不與以節度啟其怨心遂同田悅朱滔爲寇不臣之罪誠無所解然建中興元之際涇原兵變帝走奉天朱泚亂於內李希烈光朱滔等亂於外武俊舉足輕重立係安危而翻然改圖爲唐繫賊卒使鸞輿反正王室奠清其功甯出李晟李抱眞下

明英志○人失幸之大閑

天雨流芳

瞬院極分文致又復爽淋漓滿無踰斯篇以專閫非明朝廷之體以誅殛免爲叛逆深戒標舉義是極有文字

乎帝寵武俊禍祿悉官身死贈諡禮北渾瑊
兵善守歲貢中朝恭於燕魏其奉國之勞結
安鎮州世繼習以爲常寧忽怒承宗臨之
元戎大帥建鼓親祷仰慮
斧鉞重任宥之刑餘鬬死
復以盜殺元帥然爲監者
之靈其師壯
怨之亦云有
宗來歸京師
成王氏世有
心哉上負國家内背宗黨滋
之也

天雨流芳

起手將淮西三逆提挈明接下再逐分段分叙而加總養宗美宗宗八非似發具

憲宗平淮蔡 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憲宗時有李希烈

淮西之不順也德宗時有李希烈反於建中之元濟希烈死於興元之二年少誠反於貞元之十六年元濟之十二年赦於貞元之二十一年三賊跳梁無過四三年即之十年誅希烈之十一年和之十二年元和之十年三年也

靖然毛重爲天下冒矣希烈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浮海戰河北有勞後忠臣荒縱眾怒逐之代宗詔希烈留後德宗立更詔希烈被寵遇既平梁崇義功多擁兵欲有其地李納朱滔田悅篡奉命討反與連和遂致奉天之變王室幾搖後兵勢敗蹙陳仙奇囚其疾毒殺之與眾來降詔以爲淮西節度使卒報讐復殺仙奇而爲爵後專據數年忽叛

芳流雨天

寇壽唐激南霽雲五樓之役六師屢潰不得已而
之不斷也憲宗元和四年吳少誠死吳少陽殺其子自
攝軍州詔委蛇順之既平元濟遂反兩世跋扈義難
再赦朝臣請緩成德之討專事淮西裴度親詣行營李
愬奇兵克蔡元濟亟禽韓愈碑云不赦不疑繇天子明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哉唐末藩鎮有人接踵爲逆者
無若淮西斷以王法希烈一動而亂天下賊之首也少
誠黨希烈殺仙奇而復反同乎爲賊者也少陽之猶少誠之殺
友善養以爲弟少誠死而少陽之猶事之孝順命猶少誠之甘
忌也元濟藉父之資以抗朝命猶少誠之逆節而不
悛也德宗前不能遏希烈之亂後不能誅少誠之逆
不能逼希烈之亂後不能誅少誠之逆中
之冤養寇忍禍幾十餘年申蔡之人恬於

朝廷任人失卽藩鎭亂所由分宗相虛杞召亂憲宗當朝裴度而致裴度而致於引唐書得治德而相治處

拇門軍號騶子兵習星文目無朝廷久矣元和之治立矯前弊罪人斯得亦可謂克蓋先人而昌大之也德宗用李勉則師行而節服蓋任宦官者亂任宰相者治也然成德之藩幾覆於吐突承璀則淮西神武宜乎憲宗亦有鑒而能改者歟

憲宗討淮蔡師久無功羣臣請罷兵以息民力獨李師古之前三帥而不滅師道繼立數年而亡何哉蓋日納忠爲逆李納父子宜其苟延自運姦謀躬臨戎事朝廷任憲宗當朝裴度爲相君臣道合中外情通師道外任諸盧杞以私妨公致懷光變奴內聽晁錯軍民攜貳家族滅亡不亦宜乎至哉斯言

天致已明於朱泚
於叔抗命於姚令言奉朱
亂賊戒儉所勤儆光解奉
只是隨筆記據長安一亂於李希烈之自稱元帥
秦以完眚巡度宗憲宗時惟淮西之役奮其獨斷師道授首
一大公案千古論相矣德宗建中時大亂紛起一亂於論相
謝罪裴度亦歸功謀史亦歸功
未聞有棄度宗憲宗時惟淮西之役奮其獨斷師道授首
蕩平淄青瞻若田弘正唐河鄆州大震帷幄籌度豈虛
美哉兩紀於貞元父子擅襲六十餘年
號爲反側之俗至帥道叛宰相焚宮闕惡過伏誅
容天宥吳元濟既斬懼獻蒲大
姊袁七娘言抗命求鬬不亡何待李錡之叛也遣張子
良李奉仙田少卿龔宣州三人知其必敗與裴行立同

唐自庶德
元史朝義
首僕固懷
之授恩

誅討之械送京師師道喪亡亦然劉悟爲
以從媚後事師道見疑勒兵入城斬其父子後夫有凶
禍牛親近左右芒刃嚮
爲也憲宗任杜黃裳則平李錡任
裴度則平元濟李師道
初襲節度黃裳欲振兵未
甲兵元濟既帝心徵繼薄
度雜相淄青方服帝亦上
師道未老而倦勤處勝
唐之藩鎮天雄軍有州七
有州六恆定
河朔再叛
歷代史論一 唐

恐賊平寵衰
漸以蕃人爲
制將河北之
失自此始元
和以來諸鎮
慶處置乖方
朱克融玉庭
繼爲亂朝廷
不能誅討因
以節鉞授之
由是再失河
朔訖於唐亡
不能復取矣
弘正父子忠
義最著元稹

莫檀嫣瀛也斗盧軍有州十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
濮兗鄆也横海軍有州四滄景德棣也彰義軍有州三
中光蔡也昭義軍有州五郡邢洺磁也宣武軍有州一
四沐宋亳潁而宣崇元和十二年吳元濟誅而淮潞洛磁也彰義安
十三年程權襲年李師道誅而平盧安
田弘正朝而横海安十四年王承元徙鎮而成德安
宗長慶元年劉總棄宮而盧龍安藩鎮之亂息矣未幾
而盧龍亂則張弘靖立朱克融成德亂則王庭湊殺
田弘正魏博則史憲誠殺田布其後憲誠被殺而何
進滔立再更五姓至羅紹威而李
載義立再更六姓至劉仁恭而唐
一姓相傳凡五世至鎔而成德滅終唐之世三鎮非國

以晉公先
重望恐其
有大功勳
庭湊庭湊
雪則賊皆
誅而綱紀
立中間於
正父子之
致惜益煽
博之頡頏
朝廷道若
聞也在廷
論不堅致
朝論莫上
逆賊祇亂
東姦臣必
天下讀晉
之疏至今

猶公亂山妓河持罔而魏覇不逋可復雪

氣有也夫劉
宿將於京師
異萌亂且沈
令朱克融勒
思鬬朝廷
苟兵至弘正
形釋中朝之
討之憲誠
孝感動神人
過淮西哉元
體亂賊横興
安不知有唐
貢非眾所欲
魏博據土五十餘年將士習

芳流雨

留時予以他官置帥魏博
德州據未易代魏眾怨弘
正未易使是驅之死地也弘
正死復令子布統魏兵討
遂自殺廟堂處置失宜而
俱失悲哉克融既敗憲誠既亂
克融則將并於憲誠庭湊震詟
於是有賊不討喪地不問而
河北坐亡杜牧云元和中
年無山東之慶初誅趙一日五詔諸侯兵四
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
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
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
常懸在魏趙形然也太魏之
繫唐若此而唐之失魏若
彼石晉燕雲之恨宋中原

安邊之策在於失已

之痛皆猶是夫

南詔歸附

南詔彊大繇閣史后時蒙舍羅盛炎人朝妻方娠生盛邏皮邏閣立而死子唐地兄寻暨長子炎有子死唐地兄寻暨長子炎為唐藩臣與吐蕃抗衡不可攻陷雲南蠻始張虔陀頗妊不懲其忿輕發大兵討之仲通敗於瀘南李宓生被禽前後死者十萬人鮮于

楊國忠皆隱其敗更以捷聞嗚呼蠻夷荒鄙之人何知禮義苟懷之以恩猶可柔也安有天子守臣利其財求效順永無二心者乎觀閻羅鳳北臣吐蕃刻碑國門明非本心及孫異牟尋立鄭閻

說之歸唐遺韋皐帛書痛言四忍四難忍益信淫昏悍
擾迫而始鋌曲在此不在彼也杜元穎治蜀不恤軍士
驕與蠻合嵯峨巔危成都乃安然桂林兆禍雲南之患
定李德裕練蜀將菁積蜀人究與唐終始夫南詔叛李晟擊之韋皐招之蘇寇出師崔佐時宣詔歷數今守鄭釗勉與立約攻掠粗有也蠻性荒忽易動而難靖即鑾起視點蒼山載書紙其俗固然茍予守邊之臣惡貪人尤惡庸人此其鑑哉

宦官弒逆甘露之變

文宗謀誅宦官不得意忽不樂歎息涕泣自艱受制家奴不如周赧漢獻後世竊悲其志要當日事非難也

宗還而不
至於徹宗
以繫縛酒
見弒室內
篇只是論
宗朝事益
宗憤於受
謀誅宦官
錫以不密
成訓注以
發敗事前
兩番議論
以翻跋扈
以眞叙見
使人讀之
爲惋歎幾
寬抑文之
情無踰此
帝以宋申錫沈厚忠謹拔擢爲相密圖誅鄭注王守澄令豆盧著誣以謀立漳王昌時若親坐殿庭召告曾之不第申錫無杜諸奸人指授者可廉其罪也國家之法謀逆者與誣人逆者同罪令申錫死令申錫無逆謀誅宦官主者勞謙人立得矣聚公卿議之惟命豆盧之誣誰爲帝何無聰明大度哉李訓鄭注縣守澄絢於城社惟命守澄雖有危其計適以自覆敗事前後人皆知之況帝乎守澄此亦以衷治衷顧人主用之何如耳文成不興甲於送喪而託觀甘露借以驅除譬猶與蠻夷鬬者不戰於千里之外而角觸穴中不亦危乎韓約變色士良告變令帝能泣泣

○會昌改元任聲大慈特重恭之無此見甚容

○衛色熙加歎人級機也致郎和重篇動進公不伏推太也

李訓弄兵仇魚戕首可同日

士良等顯知上與大臣有謀也縛王

縣首興安門外覘獨快其

耳陳弘志弒憲宗穆敬不敢

文宗有大動而殺之不過

人紛紛甲兵伺爲患狐楚鄭覃不

等於死而唯證成彼誅宰相之徒矣迨武宗立李德

裕相士良遂顯私第貲爵並絕欲清君側者其人固不

易哉

朋黨之禍

李逢吉李宗閔牛僧孺皆與李德裕

曲逢吉宗閔獨於僧孺多原之曰其

不善人咸直德裕

人廉諱非齮齕人

那正混消是
用非黨而所改
治黨雜而之
亂雜混消

則固所可決者衛公遇武宗經營措畫易於掌豈踰僧祿祿者等文前半以致盡其情後半以實証其功罪著落得實結得虛化銷綜神衛公莫測○衛公才畧有餘量不足恩報復不忘心逐不能

者知其居朝廷祿祿無短長司馬光責之詭謀於太學諸生相譽其終也貴節義唐之朋黨始於貢舉所爭惟勢與利而已勢盡則離利盡則散亂峻所爲廣絕交也卒禍移國家燎原不意相怨望得志相應緩羣枉無聊放廢之及登巖廊升鼎軸睚眦發心雖若公急難不爲易忽之而忽難之子奮於激小人積於陰賊維蜂與蠆實有其毒非有天下者其誰受之是故小人在有朋黨非社稷之福也儒不納韓弘錢千萬穆宗厭視財簿拔而相之其致主近正上所以不次擢者異於羣臣顧不念國家日夜摒心惟以沮害德裕爲功名維州之議縛送悉怛謀於吐

受賢者之
至於大禘
清流既盡
室亦底於
履霜堅冰
當愼之於
貴前唐亡固其
漸

蕃文宗始聽而旋悔之倘
主謂天下小康誠哉竊位偷名無所
會昌致治威惠夏宣宣
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
人主之前如漢高雖
人而治與用其人而
一無表見德綏一鎭制
人功罪懸絕不待智者賢
也然德裕功高望重吳湖
盧杞白夜殺人人主不疑
所則身殉之歟賢者當人國平心善物
黨議起危亂循環自馬驟
之禍凡搢紳不與梁

衛公謀畧如武忠信不二澤潞以平妙在先以處置至於命將論有以取之武宗平澤潞劉稹以後藩鎮皆束手聽命李德裕破羣論請用兵時昭義最富強難與抗衡之役敗勢橫奔大將損辱衆議鼎沸天子雖神武亦懷疑兩端然觀德裕次第指授賊不足平也澤潞謀叛所恃惟河朔三鎮今詔王元逵何弘敬討張仲武鎮魏爲朝廷用是一舉而河朔奔走於闕下也元逵奏捷則稱其功以激厲諸道弘敬不出師則詔王宰竟趨磁州李彦佐親望不進則令石雄代晉絳王茂元有疾

皆誣以朋黨臣爲黨其時所謂邪正又何如哉天祐毒痛實基長慶

武宗平澤潞

歐陽流涕而著論有以也

天雨流芳

贊大約多推詞英在黨太若亦何是○婦愧媿婦不婦乎閨於閫壺世羞見此而者

則令宰兼河陽宰不可專任則又脅以敬瑭激以石雄使後之不得不盡其力楊弁作亂則決令客軍討之而河東成兵自扱令舉族面縛而降表則貢能臣克分行高文端之策凡所謀畫如拾芥乖原李石手宰上稹原加反覆武宗者亦掌之間中使不得預關說武夫願可多得○是篇多揚厲慕婦人之篇其移俄頃之及也至裴問崔嘏請降於元男子之決機廟堂之為盡死郎杜牧黃裳非其計必出此人若也

達王劍請降於弘敬郭誼斬劉稹首函送京師温公謂殺以求賞無夏侯澄舐目之悲而效王協導之為亂又殺以求信抑不然稹一族誅及襁褓怨毒甚矣不陳朝市何以訓天下乎稹與郭誼定約入告其母裴氏母子密襄頭之惡且夷戮宗族騃孺子誼與斬於京師温公謂殺以求賞無夏侯澄舐目之悲而效王協導之為亂又殺以求信抑不然稹一族誅及襁褓怨毒甚矣不陳朝市何以訓天下乎稹與郭誼定約入告其母裴氏母

天雨流芳

一方蠢動盜繼起識變如兩婦人者悲哉

大者方破指雖傷巾深臣於兒微爲憂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

其將睿素識時勑谷脫族西去

賊因事授裘甫寇浙東

制將裕如系本一知

宣宗八年冬十月朔日食

憂又七年而咸通逼

紛起遂以亡唐然則懿豈

祇德以亡子晟尚主固求散

擊也篇末

亦由事不

其於臣

綱目書之汲汲乎有盜賊之

初立相相

推師非小變也鄭

地顯求作相貽書切戒之迹

分坐喪葬范居植等數將賊

其生平類有讓者領應變

孝已也王式受命討賊置

十九戰俱捷賊跳人剜谷圍禽之易於撓指或謂甫酒

日歸朝佳事但恨已晚部鄂李新聲張谷

詠覲覦時勑谷脫族西去

食昭義將士意無一知變

裘甫寇浙東

感愾興歎○文整綴敘

以致安詳以暇轉彷彿手裘之風乎

人無能賊中多智無若劉聰雖令聰計行襲越州守西陵掠維揚取福建王中丞雖智勇未能猝下也然裘甫略非孫權其策士戰卒不及東遠甚驟聞式至徒黨震駭欲大兵橫馳斷截江海郎烏飛獸逸勢有不能劉聰躑躅唐興亦謬援天亡蓋非已罪爾王式破賊指略所得成功在多兵不惜費然非夏侯孜悉力於內樂其中山手足見制矣孜爲相無他功能獨專浙東於晉公淮西之事可稱焉幾新唐書於其本傳略而不書予竊惑焉彼執政在內不念國難而姑姑疆臣之侈方沮之倖其一敗者亦孜所深笑也

龐勛之亂

許估等作
推龐勛爲
當時養成
者令狐綯之者康
滅之志哉今狐綯以
訓往來請
勒兵擊賊
翠讜倘來
原委叙得
輕重而文
苛嬌筆筆
英爽之慨
承訓以沙
戎功此爲
擇人之效
曾以嚴刻
職亂此觀察
之戒勸
亂主之殄承救者有有有致有○陀將彥召失戒

龐勛因公
西澤中今
許估輩以
年不代思
即攘攘共
之志哉今
李湘言殲
城因崔彥
亂兵紛馳
虜可謝天
慮四方數千
得專制之賊
盜者幾何也
辛讜擊劍尚
俠年五十罷居揚
州未嘗有
州將彥召
陽適戍至大澤鄉謀舉衆稱公子者何異然
激而爲所挾持徐兵久成桂州六
決無論沛公大度非彼所期
陳勝吳廣
下時令聽
徐泗觀察使
州破彭
境內
郭可謝天子告無罪抑思大臣
里外有赴愬患難叩關不甯者號令鉄鉞
反逸之使禍鄰國此去身爲

分明筆無虛下

歷代史論 卷二

芳流雨天

芳流雨天

芳流雨天

芳流雨天

外兵入援多爲國患回鶻於唐有大功然其害亦
承訓善將又能用盜龐勛父子亦何能爲彼唯仰
鎮請節度可以攘臂得也朝廷怒不肯赦橫屍路隅
恨死晚天子貴臧斷戍息懿宗行之尚克有濟君子
益傷德宗矣崔彥曾不善撫循怨怒召亂徐卒至.符離
諸將請發兵先擊元密昭義不擊軍死荷滔世尤其失策然賊勢
已成卽不擊罪其咸通三年之秋適當彥曾而發斯亦足戒役非其時者也
回紇
回鶻叛服元魏時高車部落十有五種實厥資其財
力雄北荒旣處羅可汗攻破敕勒諸部盡有其衆
遁居婆陵逮默啜破敗突厥衰微回紇懷仁盡有古匈

筆可緩功別門致盡貨.
稱收過忠也歎子美於留花
安得來逆篇中分
戰黃埃矢發西京東京以
未可與始圖艱勤高祖同甲
黷而不止國衛以
負盟約吏朝義僕
潭楊廣平當陽懷仁已死登里無信時
用而鞭撻使臣殘毀州境
則颺急難與同功中國無援迫而
親即獲數勝不免後憂小
無忌者素也德宗新立登

盛哀之數谷有其時唐憲兵威未能立功西域至宣
不從遂殺之而自立此在彼國爲逆在唐宜爲忠天子
不念其德反縱張光晟殺其使者九百餘人曲在中國
彼不敢怒李泌勸許和親以大功宜錄小忿可捐逆
釁未彰順節當勸歸回紇而討吐蕃復讎之義柔遠之
仁二者咸盡後李德裕相武宗招徠嗢沒斯以逼烏
介冊命黠戛斯以靖回鶻貳而執之服而舍之策不外
是蓋不窮人於險則荒狄慕使彼自爲鬬則中原不
勞善用夷狄制遠昭聖武卽太宗平突厥破薛延陀亦然

吐蕃哀乱唐復河湟附

唐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
高昌從安西都護於龜茲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安西四
鎮玄宗繼收黃河積石置神策軍於臨洮西置燒河那

崇而克復河湟吐蕃衰絕蓋以其國內相攻唐得以乘其倾也然聖人外寧不忘內治所以明根本之圖在此而不生彼苻成謀國爲慮良深

於積石西置宛秀軍實河曲地極輪臺伊吾所在屯田積粟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自安祿山作亂乾元以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州舉國之衆不能當漢一大郡喪杜佑著論有言漢倡奴舉國之衆不能當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淪故備邊乘障之國宜東廊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洲地吐蕃已生聚數十萬家矣則夫復西集之趣利扼險屯田畜力爲復河湟之畫計之急者也然憲宗覽天下圖思規舊制未暇及宣宗世吐蕃國亂師一出不刃而復河隴高年千餘人見闕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衒緻盛哉耶雪累朝地橫西極豈盡師武臣力亦因時勢有易爲功也高宗命李勣伐高麗賈言忠白遼東使還帝問克

平對曰必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罪也今虜兄弟鬩很作役不再舉在此行也已山崩地裂夜聞鼓聲怪異數見猶高麗之狠狐入城蚡穴於門也論者以為高麗平夫吐蕃達磨當國建男產之互相猜貳趨而事大必以康季榮等無罪而殺之尚猶與之修好故戰不休猶泉男生與男建男產之互相猜貳趨而事大必以康季榮等無罪而殺之故戰不休猶泉男生與男建男產之互相猜貳趨而事大必以康季榮等無罪而殺之尚猶與之修好

驩易之事在於任用非人造以南蠻入寇
史責唐明皇一日殺三庶人戈于不相信而遠治閻羅
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宰言最深痛卒亡唐於是長矣
戍卒也南詔之釁豐始於鮮于仲通張虔陀繼擾於杜元
穎終劇於李宓章仇兼瓊用是國勢日降仕人日非亂用
蔡京息蔡襄請罷戍雖周惡高駢擁卒不發喻士
珍貪猶降賊李朝廷秦匡謀棄城路巖怠政
罪皆無赦且厥望既罷代以實滂貪殘過之是去一賊
生一賊也滂師大敗剽於西川陷沒援軍北至輒說止
駢復匿捷奏誣其玩軍幾至敗易是殺賊者有罪養寇
者有賞也康承訓喪師邕州賴小校燒營羣蠻解圍盡

攘其功騰表大賀顏慶復弟死於賊不念同仇反疾宋
威功多勒奪其軍使變色過斷橋復恣是皆緣寇以爲利
取人國而徼倖也夫天居深宮之中命將萬里之外
假以鐵鉞政繇陽帥勝則社稷之靈敗則將捍圍之僇今
相率爲蔽望蠻亂武人娼功中人筦利貨賂行於兜
鍪蓑菲生於戎馬便宜中變朝廷不聞是非倒持宰相
不察此而無幸也高駢善戰曾袞多智捷
至京師安閑再鎮遂得開成都之門置平夷之戍否則
蠻氛方熾我師未老賈勇楊慶復雖堅守如臧質不免
與黃囊復同蹉跌矣若夫首龍老死子澧代立朱縉少
而以崔澹安潛守經之以和羅兵息人未始無益中國又不
能許之以罷兵息人未始無益中國又不
能論議高駢辛讜爲劉敬也

克用始事峼乎專擅然白節鉞既授克黃巢抗全忠討三鎮厥功甚偉益張濟者克用之仇采温者克用之敵朝廷罷之所敵勢弱則共所仇助其多爲克用擁忠之政之功成則兔盡忠蝸力兒之窮之辭益傷

李克用歸唐

唐懿宗咸通十年冬以朱邪赤心爲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克用國昌十一年冬十一月以國昌爲振武節度使僖宗乾符五年春正月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爲留後夏四月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冬十月河東節度使李琢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正月沙陀寇忻代逼晉陽秋元年春正月沙陀寇忻代李琢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大破之李琢用亡走達靼中和元年春二月克用遣李友金召之六月克用將沙陀趣河中十二月以克用爲雁門節度使三年春正月克用敗賊將黃揆於沙苑王鐸以克用爲東北

而卒不見明
也前半引綱以起議實精
日成文一語宕出一
論精步步緊
縱橫皆有逸致

面行營都統三月克用圍蔚州黃巢遣尚讓救之克用
逆戰破之五月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冬十月克用取
潞州四年夏四月克用討沐徐兗之軍於陳州黃巢
退走五月黃巢收復沐州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帥衆
降巢收餘衆亦棄沐州克用至沐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
還秋七月克用表請討全忠詔諭解之光啟元年冬十月
田令孜矯詔削克用官爵屬籍中和二年春正月進逼
京城土奔河中克用救之十二月進逼
翔二年春正月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上
復走入大散關玫李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昭
宗大順元年夏四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秋八月克
李克用共討朱玫冬十二月王重榮
用執招討副使孫揆以歸殺之冬十月官軍潰張濬韓

建遁還二年春二月加克用中書令貶張濬繡州司戶
乾寧二年夏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六月
克用舉兵討行瑜李茂貞韓建克邠州王行瑜伏誅十二月
克用還晉陽鳴呼綱目書法若此克用功罪見矣唐室
之亡黃巢朱全忠終之朱攻王行瑜李茂貞韓建
等交亂之長也天命後乘與數遷而反其誰力哉卽
罪克用者云州之據壇殺防禦沙苑之戰逼走天子
然覩黃巢燔爛之時鵾兒軍至反亂爲治功奏第一雖
有百愆足以贖矣克用之救全忠而全忠圖之是全忠
負克用也功高朝廷而張濬討之是朝廷負克用也爲
克用者國家急難則奉命驅馳賊勢少寬則身見攻擊
人臣當此而不怨者仁能必之郭子儀不能必之李光

弼劻僖宗
黃巢繼起連
之禍於斯
烈惟時
玉室爲
致

弼也至三鎭犯闕殺宰相克用奮議進討韓建呼城行
瑜授首遂欲乘勢取茂貞爲左右所扼止其入朝表謝
引師去進不爲王濬樓船功退不如李懷光之怒叛克
用此時直純臣矣嗚呼射獵達靼之日克用沙陀之武
大也還之不而不資則唐室之元功也其爲武夫也
有大亂之唐室之元功也其爲武夫也
宅心則忠其爲元功也其爲武夫也
順天下反定討淮陰縛漢賊未滅而武侯死魂
魄千載猶王室有同恨焉

黃巢之亂

宋祁有言廣明元年黃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
著黃明黃巢死秦宗權始
張株亂徧天下朱溫卒攘神器有之大抵皆巢黨也寧

爲重容
詣祓皆
從實勢
請此文
步步用
盡盜賊
孰言叛
其民地
普覩望
肯盡力
若聞警
事解馳
今孜尚
非今孜
已焉巢
致藩鎮
因以傾
厝然攻

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然王仙芝起長垣最強暴裴渥
許爲奏官卽帖首請降巢凶戾過仙芝其所睨睨惟節
度使度彼大勢無踰巢賊志輕寶命非巢莫屬乃狼虎谷計無所之始
欲討國塵遂噉之路死爲曹操欲入關五輅蒙
海分崩大祿永絕其謀之過歟田令孜以語荏蒲賤人寧足圖大究令四
結儕宗政放恣濁亂天下當時南衙北司互爲脣齒
九流三事不副實賤者老侮於朝堂盜賊競於草莽巢
等馳檄中原章奏論列戚得指切朝廷詆訶禁密皆虎
士不逞之辭窮民怨毒之結也盧攜始任宋威繼任高
駢其策卽失及駢受巢餌張璘戰死益無關心逍遥河

天雨流芳

上初立　畏寇而後漸不臣忿生於怯狀成於憨不能離
賊而反　讎君國家何利有若臣哉劉巨容俘斬賊衆將
盡欲罔爲富貴資竟爲窮寇　篇中深惡之吟本吟側
乃止賊勢復振惟朝廷負人人遂敢負朝廷滔滔
謨代之　我見得君之惡固不減稍從末減是老吏鐵
滔六合　舉義如顏杲卿張巡者天子其何賴焉潼
關既破　車駕出走帝不鑒覆轍輕棄宗廟然時
非天寶　主異玄宗張承範將弱於哥舒翰黃巢賊盛於
少祿山　發機勢若雲泡瞬息而成　○議論如風筆
步祿山　翔滔滔汨汨其來無端迫勢必奔馳獨恨田令孜崎嶇幸免不
出不竭　當有其人　觀止之歎

芳流雨天

陀入討亂且芬綏亦曷定乎鄭畋以忠唱罷四方李克用
兵猶救焚勝而不整喪敗更烈非友金進策沙民苦樂亂日望官軍程宗楚唐弘夫王處存乘
銳破賊君子於是知天之有意亡唐也長安城首馬鬼
得爲楊國忠之禍首馬嵬君子於是知天之有意亡唐
也長安城　少祿山步祿山翔滔滔汨汨其來無端迫勢必奔馳獨恨田令孜崎嶇幸免不
出不竭當有其人　觀止之歎

潘鎮之亂召
之者田令孜
靖之者之者田令孜欲用李克用而不爲用
朱玫李昌符以抗王重榮也自謂內挾天子
所用李而三鎮共不
詔令孜在側顛
能致討令孜而不
能克用助之也
詔令孜而不
則始終平三鎮雖嘗至榮
於令平始助重榮
表令孜三鎮雖嘗至榮
罪狀特

歷代史論卷十一

以勇靖
一小人爲禍英雄不能爲力甲兵不能爲强借
賊義師
大舉而後討巢也
藩鎮之亂
田令孜
外援彊
藩河中
晉陽師
出令孜
也攻昌
以令孜
獨英雄痛心爭號
當黃巢入寇爲令
長安令克用等罪狀令孜志清宮禁寧有異心

以戒社所
東身歸藩
萃假王於
建篇中深
令孜推重
用晉波疊
湧出不窮
如鐵騎雲
使其指揮
自有聲色
勤之効

執罪人歸之宗祏不驚鱷鯢克殄四海望至此其一時
乃乘輿見脅遽幸寶雞僖宗一身繫令孜而再遷京師
無主朱玫懷貳竟奉襄王煴以拒朝廷乘其懷貳以
號之子爲名新君見符內攜濳讓能進策克用移檄渝洗重
榮討賊自贖一駁正藩鎮駕復還然使僖宗不奔四鎮
效順誅止一豎天何至朱玫萌推戴之私襄王
徼非望之福向枝逋刀三芟輔流離哉是以興元之難論
者罪不首令孜也昭宗嗣立權繇楊復恭縱恣
供其指揮戎首李茂貞
自有聲色勤之効

王行瑜韓建等上表請討稱名最正孰知豺狼成性無
異復恭憤兵度等之賊殺酷於武元衡廢立將成神器不

正論楊行密一段

保充用更奮義師行瑜授首乘勢疾舉鳳翔可平忽詔息兵蔵貞建又驕不可馴鳴呼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不得見德宗則順而歸國一臣均功逆而叛上李高行事何不侔也然懷光犯闕身禍旋弭用定三鎮之亂不難未已宋儒又恨其徒執硜硜小信不蕩蕩高岐華公輔朝政要當諸鎮無君之日晉陽獨恪恭奉命彼所持未知非純臣之義惜昭宗自爲者愚也令孜等橫昭宗爲壽王時受其鞭扶及卽位反曲赦之王建先誅仇聞表當路斬蛇事非利已將相在閫外有不得已而專之權若此者亦權而合經旨矣

楊行密據淮南

神儁之不可信也秦漢之雄主惑之猶有失況高駢乎

前幅從高駢入顏延歷踏眞○不惑用小殺雖而神狂

駢家世奉衛名起落鵰上書詬朝廷請車駕幸江淮及聞賊平鬱鬱無聊乃篤好神仙後幅述用之異其狀貌甚詳

黃巢北渡反上書詬朝廷請車駕幸江淮及聞賊平鬱鬱無聊乃篤好神仙後幅述用之異其狀貌甚詳

必狂易失心所稱智不出愚且諂抑而眾怒一鼓入城猶乞師泰彥受制他人誠陽亡命徒張守一又以長年方進卽彼所稱智不出愚且諂抑而眾怒一鼓入城猶乞師泰彥受制他人誠

貫藥詣劉商煉丹爐鼎及符劍之屬不遠千里而至其猶狐疑叢祠之見哉用之鄙

貫藥詣劉商煉丹爐鼎及符劍之屬不遠千里而至其猶狐疑叢祠之見哉用之鄙

紀律之師張守一又以長年方進卽彼

高駢悖逆藐視章奏神仙鬼怪無所不信乃置官屬

受朝命乃於神仙吕嚴之玩弄如兒卒至見其利

道院行密召高駢愚用之侵陵連鄭漢章張神

編素痛哭檄諸鎮討党項定南詔鏡數有功獨縱

楊行密少爲羣盜後據廬州師鐸之亂用之僞爲駢牒

召援袁襲勸其乘時速赴兵次天長用之神劍咸來歸

命多助之順始事已觀師鐸殺駢適資以名縞素舉哀

之來救矣已不見天

天雨流芳

易至此何愚悟

其師壯直泰畢出奔行密安坐廣陵淮南四境皆爲楊氏掌中雖孫儒勁賊襲破揚州奔竄瀕危濟江再舉幾失而終得者發仁義力戰之功亦足明徵得土足有一士人長安罪當死呂用之等與盜賊同也夫淮南之事高駢縱巢入長安罪當死呂用之等與盜賊同也夫淮南之事高駢縱巢彥擅殺主將罪當死畢師鐸泰害民罪當死畢師鐸泰之守一不死於國法而死于秦畢用於行密畢師鐸秦彥不死於行不密而死于孫儒殺之不必其罪刑之不必其死(雖要之凶德參會理無不藉驅除衆往則克語云盜亦有道信哉田頵安仁義朱延壽從行密起兵積戰之功最高江淮甫定獨三人猛悍難制行密皆伺其釁翦鋤之楚滅而韓彭誅屠亡而鍾殛死上方行景風之賞下已懷

王建在蜀亦見機彼於田氏篡齊之際所以每事倚伏卒之敬皆爲篇申歷以議叙所殺諫諍之士無算○

雲霓之懽功成以後禍不旋踵復光爲都頭復光小爲行密各有無可如何者乎

王建據蜀

王建一屠劉城林場復光爲都頭復光小爲行密各有無可如何者乎

義之僖宗走興元劍負玉璽從行當塗驛棧道梗斷拉雜而寢其隊離奉君義於楚消人之背靈王也令孜蜀人陳氏

子緜小馬坊使周德威之濁亂天下劫主再遷神人怨毒既流儋州猶依兄陳敬瑄不肯行昭宗新立亦不聞明詔其罪僇示四方國命幾搖戎首逋死匹夫有憤義不共存建固田氏養子未必憂社稷之辱明討賊之義

天雨流芳

IT熾合孜陰
爲幸蜀之計
奔敝墮節度
西川而白除
監軍使方欲
折簡召建建
即因而乘之
至後深閉平
遂建號郎位
英雄舉事動
舍機宜得此
馮文自覺鬚
眉畢現

獨其決機擇利亦知倚天子爲勢借誅亂臣爲有名破關進兵拜表鞠旅彼偏霸一方者每以桓文自處智勇亦類近之盜賊僭竊識其意哉韋昭度受命出討三年無功建乘罷兵制書褒諭折簡召建建即朝京師印節夕授遂專制全有其地盖事未成則借兵已固之兵成則擅功爲已有已固之兵臣不執兵柄蜀之版圖不登天府先有所籍後無所忌然後名實並收世莫能較省之智施之寇讎兄弟猶且拒命來奔即盜其軍政竊國以十軍阿父之恩寬其辜戮建陽許諸竟平之罪是可捕以義斷恩不病專征矣顧彦暉雄視梓雅州二賊並誅有韓建擒楊復恭之功無邠岐殺杜讓能之罪是可捕以義斷恩不病專征矣顧彦暉雄視梓

朱溫無義雖也始從黃巢爲賊然巢已彼概字盡其不可不論擇利而行度河出雒陽擊巢敗之拔而用有功於温温兄弟至克固於温温負德

無義者也始從黃巢爲賊然巢已彼概字盡其不可不論擇利而行度河出雒陽擊巢敗之拔而用有功於温温兄弟至克固於温温負德

炯楊晟楊守厚跳梁彭縣李繼密橫據漢中其流衛不下者皆蜀之梗建旣誅令孜敬瑄次第畢克蓋罪人斯得則國靈是建使大勢奔則羣方來屬亦事之必然也

諸鎭相攻

朱温天下無義者也始從黃巢爲賊巢已彼概字盡其不可不論擇利而行度河出雒陽擊巢敗之拔而用有功於温温兄弟至克固於温温負德

忠順特劫於謝瞳謝瞳之輩也始從黃巢爲賊巢已彼概字盡其不可不論擇利而行度河出雒陽擊巢敗之拔而用有功於温温兄弟至克固於温温負德

乞師於晉李克用兵行度河出雒陽擊巢敗之拔而用有功於温温兄弟至克固於温温負德

温虎口毘盧順以酒酣醉嫚言夜攻上源驛德始而怨終非獨負克用也

州稱帝矣將兵擊温環汴爲柵三十六温不敵也懼而利焉巢黨秦宗權陷陝雒諸

請救於兗朱瑄聚四鎭之力始得邊孝村一捷宗權宵遁賊勢遂衰其於温可謂死而生之也蔡人方

去卽圖幷吞反戈相向襲曹濮攻兗鄆其名何居追朱
瑄被執瑾奔淮南溫納其妻張夫人逆於封丘持之而
立朱溫負德不仁卽若亦心弗善也王珂者王重榮
之長子溫自同州降唐時以重榮
爲一且呼張存敬侯言取大
爲舅父家
手好語稱爲郎君竟殺之華
州傳舍溫自
有汴梁以
破時溥誅宗權逐王郜敗劉
仁恭攻城
越咸以謫勝
其最得志者莫大於兼兗鄆
克河中而負德獨
李克用功造唐室張濬孔
論者惡溫謂其賊倍曹操也
郭李嬰罰謀國不忠罪無
所逭然六師撲伐猶以天子
爲名不敢怨也朱溫國賊
首指晉恩李罕之劉仁恭等

天雨流芳

以淄青淮蔡之朝爲兄弟夕爲
力誠不可免用爲人所負負人
義在守豈三代以下戰鬬
豁然師豈外事咸藉咨決克用劉夫人
紛紛效
負人克
保一國
温妻張氏賢明精悍兵問
嘗從征伐智略習兵上源驛之變
保軍徐還勸克用
李存信請避入北邊
其起家俱鹽賢婦人力彼
朱温取淄
王師範
將逐安
幼張婿
仇讐所遭何多不幸平温善
者得天下負於人者幾不能
攻取仁義之術竟無可施哉
外事咸藉咨決克用劉夫人
佐戰智略習兵上源驛之變
訴勤廷氏叔琮等圍困太原
晉之乃止晉沐舉事雖不同
師以內未嘗不相當也
武子也敬武初爲平盧軍牙
延因而命之敬武卒師範尚
潛出鎮平盧竟不受代驅歸

範既降劉堅而反生平不忠在無是蓋之此心温度上甯乎
在究猶堅守師不忠在無是蓋之此心温度上甯乎
以扞敵而範獨一敗克振生平不忠在無是蓋之此心温度上甯乎
義自許安得過爲許遜等作亂龍
哉○天下君一段不
過爲許遜等作亂龍
因其未路不終而卽以發其憤也師範攻青州王師克被擒
壞矣温很譎善鬬良將喜
師範欲以一方捍之勢誠
屯東塘列
君之日獨伸方伯連帥之
非其所圖然朱温圍鳳翔
師範捧詔泣下縗絰卽
州柵之役張士貴斬
賊徒崩潰喪使持久不屈縱
滑青戰士至倫爲雄王茂
以全忠討
將使非友
以富貴終
乎

芳流雨天

吾知田橫當留此所見應不其然

子立功久援師方發鄂以步兵五百襲破充州獲葛從周母妻子弟遇之以禮從周感泣盡銳來圍鄂嚴守不下師範若與協力拒賊効死去兗非故土可以歸梁淄青則天子版宇祖宗封域他人不得而有也且昭宗出幸溫師東還師範戰者獨一當之賊雖强不若前年楊師厚度茂章鄂等皆足牽羊之禮耳今兵雖困不若睢陽而遽修以士地授人惡能復恤其後哉溫敦位召師範爲金吾上將居洛陽朱友寧妻以宗族會飲猶懼名誅無遺種師範臨死召諸人爲嗣遂假以次起就戮淚泣請揕讎少長失序下於流前者素服乞降祇求一生今乃禍盡家族溫之不仁誠甚燃萁煮豆所即項籍不能赦子嬰何

庶季之禍同
於東漢益宦
横則召
外兵外
因之而
子起手引漢
事來相形中
段特罪崔亂
惟崔劍亂事機
不容致天乎
播遷無主後
幅總論時事
而歸之於交
濟其理固至
當不易其言

尤於芒碭陽大盜哉

袁紹戮常侍而董卓亂
朱温篡唐崔胤詠宦官
心者二賊於詠宦官俱無
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引
惡張讓趙忠段珪等之專
號廬植執戈紹閉北宮門
閱貢逐之惶迫力乃聽其恣
假卓一矢之
先擅廢昭宗劍於少陽院
卒賴孫德昭董從實周承
誨大呼疾斬二
意廢立胡爲也劉季述王
崔胤謀誅之忠節不異袁紹
功徒委以
兵向京師脅太后
也讓等殺
臣發憤俄頃宮
捕斬無遺讓珪挾獻帝出走

天雨流芳

更光明俊偉沐雖忘忠毅亦而
然當時峴戰爭不自有正義此難以揖讓解紛

梃交不四佞族滅不俟終朝
不勤王豈豈敢言勞屑於是時
太甚之建戒以道消息不晉鄭
可次第修復豈特四星終吉
滅先樹私寵本不照更排
李茂貞以敵溫一言之身二
之天子之命於道旅之呂
大足控茂貞戰沐交合誅韓
全誨張彥弘等以和然今
洛陽欲弒君者先劫君以
妻子三遷則亡其家再遷則亡其身神堯
天祚卒與巷伯同盡悲夫抑
論察本未足為人臣龜鑑
者有三劉季述等憑陵無上
同黨悉屠宦官專政之禍

朱溫漁色行
同大豕洞腹
之禍固其自
取但友珪不
睚中簒而以
爭位弒逆罪
安所逃故友
謙於畏姓而

也羅脣外結强援刃集厥躬
柳璨張廷範弒君迫禪讒殺
之刑也讎積宮痛在尊
內省之誅外廷不忘爲賀五
滅火斯天行生剋貴水濟火而無水
郢王簒弒以平成也

梁家人傳言溫有八卦一養子卽友珪友文也友文姓
康名勤長於征斂佐溫用兵四方溫愛而子之溫長子
友裕早死百歲後尊位當在友珪友文外人非所當問
溫嬖其婦欲屬以後事無論厥子不堪禍及洞腹卽令
友珪退讓博王大宮非其苗裔儼然爲天下君而羣臣
所毋儀者卽淫人王氏也其母亳州營倡
誰忍之友珪

也温與野合而生友珪出最微矣或不當立意者其立
友璋友貞乎然位次已定不可易也漢齊悼惠王肥之
密謀誅討意象先圖之於諸姬子亡則肥得立不得
母賤不敵呂后諸姬子亡則肥得立不得立亦未可知
内楊師厚庶出也友珪出守萊州懼禍謀逆僕夫挺劍老
賊萬段於獨友珪當梟以父其逆何辭温縱聲色徵
子婦入侍非獨友珪嬖温也友貞嬖王也友珪嬖婦嘗朝夕矣友珪荷
懷鳥獸之行明二諫之義涕泣救過痛與婦絶申生之
死重耳之亡一天下自在也平日憫然無言
急而謀之韓勃斯義非袒席也直以兒女子爭寵
決而屠其父耳朱友謙故石濛三鄉間大族也聞温死痛
以同姓願齒諸子之誼不親於友貞乎益附温恭謹
泣不受徵以河中附晉屢破友珪軍其見義最早友貞

此文情致在起手一段結劄斷葉只在尾一段至劄結處與絕連年攻附

憤憤未能遽發抒趙嚴至始定謀然觀其游說令公激怒屯戍蓋亦慮全而後動也袁象先等禁兵一呼二逆同殞誅鋤之易剋無蒲速友貞安能安能安能

知俊以
而冨身
反覆搆
從來所
特於此
之然言
言奔蜀
帶入主
法絶異
篇手筆
不同

之託主者殷勤爲百世計也干戈之郤反生其間古所
謂飲酒擊缶式好無尤其可信乎茂貞懦而貪屢求貨
於蜀蜀王不聽趙溫珪苦言輕奮鑿舉兵攻蜀東鄙雖蜀王必寤
數見患苦而怒覆師折將然推原厥本曲常在岐挫衄
覆跳躍能禍人國負互有短長不足盡論若反
降梁勇冠諸將是時劉知俊也知俊少事時溥背而
篡位晉王時道名重軍中戰功最高朱溫
太尉兼侍中封小黃郡王寵榮至矣王重師無罪見誅
知俊懼不自安其弟知淵知偓亦云來必死母儉虎口
也倉皇失圖舉族奔岐然在梁則破岐在岐則破梁舉
足輕重彼其材豈中下乎岐蜀稱兵知俊屢見武功左

天雨流芳

右間之復懼奔蜀蜀王厚遇之而陰忌其才黑牛謠興身首橫絕卽有取秦鳳階成四州動勢弗念也論者悲屬耳烏能免乎天代史文蜀世家而處岐於雜傳蓋謂知後事非其主所往厄饑附飽颺亦局促鳳翔非侯王有國上者比也然茂卓飢逆温卒保首領稱著老以秦王終亦云幸矣

錢氏據吳越董昌僭逆附

董昌一杭州都將妄惑鬼神之讖謀稱帝號黃褐吳鍰張逐執義正諫俶繆錢鏐移師城下責以改過之悲生者修齊桓之職鏐是時與昌大分絕矣昌求援於楊行密治兵拒攻屢見挫

錢鏐城下執之忘於義甚正迫乎後嗣友愛之風繩繩勿替當亦五季之佳公子

也至閩幹之
內憂能逮下
宗支克肖元
申逐段稱述
類多褒頌之
詞猶知依義
者益必有其
鄲哉○亦
爾雅焉淪猶
見又范遺風

折剌羽諸殺董貞昌益無
西小江昌顧左右慷慨言
大將今何面見二賊呼逆水死即其
於秦宗權溢車乞降爲叛賊一死烏
權襲位以來友愛倍篤元璹恪
議繼國諸兄弟咸險難出質田頗
守忠順元璹宣諭唐文皇不能得知建成元
吉吳越霸獨先備之大禮以已亂雖小治也讀錢王
世家可以風矣時在代
之胡進思憤其剛嚴廢錮
温儔兄周華免於禍元幸殺何承訓方安等進思憂死
亂臣是詠天顯不貳父子

玉潮舍予立
弟以審知之
能安閩也乃
其始以禮讓
相先其後以
鬻殺相繼溢

年三十餘無子馬夫人爲請於鏐廣納嬪妾遂生十子
撫愛如一以逮下之仁宏宗廟之嘗周啄文母其風可
作國欲無興得乎卽元瑛死於左右弘有仁浚不
免幽廢猶爲人倫盪德之累然危不及親禍不
光視之倘魏焉羅隱說鏐討梁鏐不能用世變國矣
武肅度其國弗能也主者之事於大國則朝無
小國則怨之
王氏據閩中

史云王審知雖起盜賊爲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揚沂
徐寅皆依之以教閩士招徠海中蠻夷
商賈至雷開黃崎港號甘棠咸稱德政所致若斯者卽
不自王亦一賢刺史也然審知卽壯貌强戰軍中有白

雖不商之頓惑篇不大嬰必所民而六雜
凡盛唐之雅文同典茂六而言益朗王氏以誌儆也而亂亡篇末所寵爲禍國必嬰大患則更天或易則更天或至於一人之呼顧其土地得之兄湖湖有四子不立而立身而初終垣能畀其後裔不受其人非知先世貽謀審知讓位審邦審知次兄也審知能畀其後裔之禍哉乃傳及延翰翼患卽彰不解安通篇王延稟少護養之與延翰素不叶約鱗前敘情事不用繁稱而大意自見○辟爲亂殺於柴宸卽位既得立卽縱欲無度子昶結李倣弒之其叔曦僭位第朱文進連重遇又弒曦林仁翰以義誅之殺延政相攻進重遇吳越闖國竟亡始循禮讓而後極武殺其君子弒其父弟弒其兄接踵一國誅殺詭譎盡統計王潮自唐景福元年入福州奄有閩世祚不過五十五年審知以下凡易四主無一

紀事所書自劉龔而下無一介主或信異端或好遊戲或形殺戮輕用兵甘策皆足以亡國

令終則尚獻子孫禍不若是烈也且延翰多采民女鏻上書極諫鏻惑薛文傑祕令懾申送軍前以慰眾心旁觀則智及身則迷以亂治肴不悔何哉若夫崔氏殺人後宮無子金鳳淫逞龍帳宮歌春鷰妒丁亂倫爭后酣酒闔族色畏河洲之選咸害等龍葉禍深燕啄愚賤鴆及元妃足悲夫

劉氏據廣州

劉龔有子十九人羅樞寵圖早死龔憂洪慶洪熙不足任事與王翻謀演昌云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則位未幾洪熙弒之誅戮諸弟無遺二主洪慶幸得立即位未幾洪熙弒之誅戮諸弟無遺二主洪慶使立洪昌可以無悔蕭益一言不幾爲

篇中僅約畧
其詞已覺民
不堪命至宋
主而救此一
方猶衍世緒
斯固趙氏劒
業之覺仁非
以劉氏積善
而猷慶也

殷太史
海閒盜
刑以逞
弗若竟
遂無天
貂瑞執
或天惡
謙庶子
墮地上
手過膝
之威天
識書周
曰滅劉氏者龔也與亡秦者胡其驗不殊蓋彼

叙高氏兩世態態能而亦者服妨

不隱其微盖微賤而興舊興反覆人之所難得自主當世後遂擁節荊南僭有十州不諱其卑共戴一戰慕騎士馬景叩開岐入城門歷死謀阻師莊宗入洛司空讓等勸之郭崇韜以朝梁震蚤見抑後唐滅趙義高天下中原草竊日月無不柄

高季興

高氏據荊南

者窮珠玉酷類蛟蜃立賢不斷多男速亡天祚魚肉兆形厥躬豈待劉旒袞衣白馬始悲子方木漢盡哉

芳流雨天

復明南平以江漢外蕃先修述職外勤事大之禮內寄
思漢之忠未可謂非正也莊宗難作季興衰貳遂殺魏
王使者韓珙等盛留器物明宗攻討楚殷出師連歲戰
鬬竟以三州臣吳季興事七十一始奴隸於朱氏繼
屏翰於唐世右其與由谷遷喬少知順逆晚節不勁
又附他族一人二人其猶有說從容妾婦之行哉從
政戈德梁震孫光憲忠政事無闕可稱守文然便道
掠貢所向稱戶諸國目為高無賴君長江表蒙譏賤人
父子不振亦足哀乘亂入貢見唐莊宗識其非好人君不
亭國不終楚王希範驕侈從諫之捐去玩好人君不
知所亡不知所興川南雖小吉幸而久安者此也漢田敏
遺從誨鑒之捐去玩好人君不
五經從誨謝曰寧所識不過孝經敏因論諸侯

知詔生八年
爲甲士掠得以爲容乃賜不能温而代其失温謀温之得志密總各有
行密養以爲子度渥温少長壯健有膽略後卒繼父職
徐温小字圉本姓
起事劉威阻雅之徒
顧以密策殺朱延壽預謀議行密寢疾
守在外温怙悵內
將召戴
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諫忽
太厄罰之彼實心
四言者哉
氏簽男
天雨流芳
圖
勳舊温
而冒功
國人不
臣之賞同
密收養之賜温爲
知爲賊亦奸人之
政要自各
其機且總
詔之得
詔之
知諸

溫嶠已知訓死於朱瑾知詢知諫疾死若有天幸然溫未亡
則知終身時知諸郎潛收衆心知詢握兵據上流知諫徵還江都
竟可安坐致篇中於淵意謂司馬懿臨沒撫膺徐氏諸子不遺餘力徐溫陰
謀一生盜寄必已手也假手捷取反出異姓不亦笑自
爲之愚哉必已手也假手捷取反出異姓不亦笑自
強代有知知諸照鑑悲老急望篡位始市德
猶加以笑歎知諸更貶爲王莽王濛楊氏子孫禁於海陵久而
無遺義例嚴筆削具於終始讀禪如王莽王濛楊氏子孫禁於海陵久而
嚴筆削具於終始讀禪如王莽王濛楊氏子孫禁於海陵久而
卓識○齊丘贊詩篇國風周宗已上書諫正既慨悵惘失慮又
安諛之尤興衰怨之無予也奪人之智多見其
一語罪案周公主必悲咽流涕而辭其主操豈異
詐而無恥也知諸女爲吳太子琇妃後封永興公主女
聞呼公主平

馬氏據潭盖有湖南地益自殷高郤之策然自殷而過寧屢見喪無禮骨相攻蹦傳五上至後而始滅而因數已極此文於殷周之際有予詞以皆言共爽至天親擇元所兢兢

州之納始後居冏國周其免酋下德罔周

劉建鋒之難眾推張佶佶忽爲馬氏據湖南召馬殷立爲留後湖南酋帥徐此而起天意有歸咎爭轉屬佶司謂矧與矣殷以材勇事孫儒爲大度獨決高郤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視成洌楊行密蔑如無有能高郤之力完數邀封節竟以誠取資富強挾持者重奉天祐之朝修四鄰之好用知自全幸免殷臨殂寘劍訓洞堂遺命諸子兄弟相繼違者必誅然殷未疾病長子希聲已擅殺高郤國之謀士無故族死于利父亡目久不瞑以後羣昆恭永無失墜者老又安能保百歲耶温飡啖居喪不哀日宗五

不痛至者於今靡攻行
利於此冨八子不子逢
也吾竊行殷剋之

雞卽其事無禮甚於魯昭公漢昌邑何以能久希
聲驟逝希範不長主國之次當在希萼劉彥頑等忽立
希廣以啓爭端潭朗相繼年不息希廣懦弱遇害希
萼東身歸唐君兄弟鬩牆外禦其侮殷罷袁兵無兩全繇來然矣馬希振殷之
嫡子長而賢殷罷袁兵越次立希聲希振專爲遊
王曦門內嫡兄弟也寢疾諫不從疽發
十希嚮希萼妻也沈止用兵不聽遂赴井死以同氣
背卒范氏希崇狡險
仁讓之風令可使頑夫革心
死不見答獨希崇書激釁喪國無怨大抵骨肉
構隙其人至愚惡聞敦睦信離間眾正力匡不敵一
夫讒鑠是以論楚潭朗者與袁紹劉表諸子有同悲夫

歷代史論卷之十一終

五代　　明　太倉　張溥　論　正

晉王滅燕

劉仁恭少無賴好博奕以屠狗賣棗爲業稍長事涿州李司舉能穴地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素懷大志嘗自言黃巢出入京師指揮年四十九當秉旄節據位其人皆不可以君國吾不正名致討必慫其惡而後伐之則後果雄盧龍若待驗厥性最反覆始背李匡威兄弟附晉王克用晉破匡儔命仁恭守光幽父子遵養以有待朱全忠表用於朝兼領三鎮魏爲梁所攻則更求附晉晉附梁亦縱之使肖鼠也小喜背陰詭若此宜鉄鉞嘗容大降而先斬二乃王誅未彰子禍先作則守光爲患也守光上子仁恭笞而逐之不即顯戮猶云姑息李思安兵至竟乘

虛入城令李小喜元行欽虞仁恭歸囚於別室老
忘舐犢猶子不憚食父其時仁恭流離蓁棘朝夕莫保
視朱溫疑性王鐐匿帳僅
稱帝號將謂嚴君奄四六鎮氣懾然天下豈有無父之
國哉晉人世一死耳守光幽父以推守光以
乎抑大逆無赦罪狀甚為盟主鎮定輔行直討亂
賊義聲遠揚則不俟檄而不俟師濟必克也周德威李嗣
源分兵競出燕人望風送款守光懼乞降於張承業承
業不許求援契丹不應皆曰彼無信故也賊子棄
本又負信見疑不祥之人狙死何以
謝天下哉李小喜佐守光為逆復背之先降小人狙詐
且不若馮廷諤然反覆故智彼亦適用仁恭災子之術

莊宗見機明決臨事果銳逐段寫來覺晉王當日志氣遠大一語皆於言下可見通篇敘事之義不悖乎是誠不幸矣

也劉守文痛哭舉義齋志而殞守光二妻忼慨入地命不自絲傷哉乎

後唐滅梁

晉襄公墨衰經敗秦師於殽虜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繼而霸晉王李存勗白服出兵破梁夾寨解潞州圍後竟滅梁而天下大孝先安國家變而合經二者於賢聖之義不悖矣晉王志氣遠大年十一從父克用破王行瑜獻捷京師唐昭宗異其狀貌手撫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克用厄於木邨陽氏伶官傳敘而更加以揚厲頓挫覺神彩煥然

梁憂形顏色晉王慰以遵養待時勿輕沮喪既朱全忠攻劉仁恭於滄州仁恭急克用怒其反覆未許晉王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十七八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

○論梁元之滅
怨於友貞而
重於朱溫蓋
以朱溫必終
亡梁國長久之
理也惡惡之
義其甚嚴

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燕必亡燕亡卽勢益孤
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閔其急援之
天下必以爲義是一舉而實附也此吾復振之時不
可失矣克用乃許仵恭和召幽
共攻潞拔之英雄標略足於
救鎮定滅燕兼兗魏連兵
正而出奇詢謀良將決勝
今記其事者少牢祭廟錦囊盛矢過三垂岡而呼先王
之靈組係燕父子面梁君臣首而告成功於天非漢高
祑寢殿友貞乘愚材非主器內
翔外用賀瓌勇戰凝而殺謝彥章
劉鄩及鐵槍遇擒晉師

天雨流芳

王建辛勤百戰據有全蜀乃以付託非其人驟底滅亡篇中所述皆悲悼之詞也

莊宗滅梁不能延秦王友誨等五人徘徊登樓揮劍入沐猶疑昆兄弟殺邵王友爲子嬰能殺趙高不能免身死國滅極賢者莫能以存滅之舉望未帝乎

蜀太子元膺之死鄭王宗衍之立皆非建意也唐襲以舞僮得幸元膺遷怒於易之數相構誣七夕之宴王宗翰不至悲悵之詞也

兵入衞令狎疑闕見殺既議立儲建心屬宗翰宗翰亦爲備兵所殺然情愈悋愈悋

躍龍池檻中赤文錫書請賜貶斥襲卽告其徵唐襲以爲亂召文愈頓首至涕血

傑徐賢妃結宦者唐文扆殺相士言宗衍相貴又諷張格贊成之遂立爲太子元膺告變建遣宗翰宗翰略宗慰撫愈急於警扳逆表忠誠蹲在位

隔不忘大義
即其致意固
我
予派辰

望生全衍雖以母寵得立建嘗憂其幼懦弗克勝任慈
父之愛知子之明於人情無大相遠且變非巫蠱莆啟
子弄父兵之禍異驪戎之開廢長立少之疑建亦心
知其非不能自斷豈老夫耄焉慮鮮及世哉衍方陋大
口垂手過半相之誠善於元膺之貑喙
齲齒然朝盈狎客國政醉妝母妃鬻官寺人出鎮太史
奏貪狼之風君臣迷甘烈之曲般樂待亡何以延久唐
郭崇韜李紹琛輔魏王繼岌入討自出師至克蜀凡七
十日自古國家覆亡未有若是速者衍與棳出降僅冀
免死莊宗聽景進言竟負信三辰湛彼一族殺降不仁
禍不旋踵然身爲臣虜死生在人秦川悲怨又誰咎哉
王宗弼王宗壽皆建養子宗弼受詔輔政責國劫君宗

崇籓廬禍所立助韜乃而從種

壽諫衍荒飲守義不降蜀七之後收王氏十八喪葬之
長安南三趙村忠臣板蕩於家人見之然宗弼輸款所
求惟西川節度反爲崇所誅宗壽亡入能踰耳山唐明
宗義而官之爲猴首者果何益乎徐賢妃臨刑叫呼劉
氏死不瞑目而所遇不幸悵其妾斯時亦哀已爲陳
長城公孫都之變李柔也
鄭都之變始於魏王繼岌之殺郭崇韜成於皇甫
同光四年之變始於魏王繼岌之殺郭崇韜成於皇甫
暉之劫趙在禮於鄭州謙之弒莊宗然崇韜之死不
特非帝心卽魏王亦弗願也馬彥珪說劉后作教李從
襲等環而泣請魏王不得已應之殺一大將在須臾間
刑無勅書罪無主名升階撾首蓋直戲耳皇甫暉夜博

芳流雨

見告開口提
出三言逼篇
辯論皆是此
意益莊宗襲
任優伶以乘
戲耳及其變
也亦皆出於
戲此固以天
下戲眞且以
身爲戲也之
可發一
○莊宗始
精鋭終於
言造亂殺傷仁
哉適以戲激也郭從謙帝所幸愛厚於郭崇韜李存
帝以是戲之懼禍謀變
意露刃注矢出甘閒也魏王
問當坐彥
朱友謙以其過則
爲亂兵所逼
大變無如
撫帝既命李紹榮遣李
出理亂絲而
禮幸而得脫
璫乃說取大
梁帝聞之以
爲嗣源果反也輕

翔汜水而郭從謙彎弓起矣從來國家破亡非强寇外
作卽變叛內生聚患肘腋之間爭衡矢石之際或相持
累年或潰裂一禍皆會原莊宗無是也孺子專殺民
詭驟興搏捕之卒夜驚幕府首鼠之將朝沸京師大將
忽疑兩端適履境外優笑發難流矢爲殃嗣源無
心乎篡而迹涉逐君莊宗可以不亡而身先被弒變出
偶然勢成莫反雖智勇已不及施是繇帝立漢高馬
上之功而不制元帝洞簫之音而愛慕唐宗用兵之長而未
絕玄皇幃房之溺至顛沛俄頃與晉亂同轍哀哉

安重誨專權

歐陽氏之傳安重誨也言其威福自出者三盡忠補益
者五獨見之處禍釁所生者四斬馬延殺任圜强放三

天雨流芳

多致惜之意
然專權固寵
單竟是其罪
案此文於死而不能去
誨亦無怨詞
但以見忠之類也
貳命李仁矩節度董璋
誨被讒二子
流血一篇之
家貲不及數千緡其臨死
王室無愧遺
歐陽氏之傷重誨至矣作史者誠見
誅殺將相
之大事後
川刑如此
亡何待

司積欠威福之類也拒獻
劉知章死盡忠之類也輕
陷楊彥温於死而不能去
貳命李仁矩節度董璋
誨被讒二子
流血一篇之
家貲不及數千緡其臨死
王室無愧遺
歐陽氏之傷重誨至矣作史者誠見
誅殺將相
之大事後
川刑如此
亡何待

嘉禾御白鷹白兔救田令方
信韓玫殺烏昭遇而絕錢鏐
王遣李嚴監軍而孟知祥
獨見生禍之類也又云重
既死李從璋檢責
國械送京師明宗不信夫妻
叛文云重誨
尚恨不爲國家除潞王志珍
不臣上弒
恣帝微陵穴
路人心惻歎明宗無先事
之智誤殺重誨至
從珂叛形未
事明宗明敏勤恪參決大計功稱佐命誠可無死其所

從禁輒
急王府恭
年少語
乃欲先制
檻訣佐峨

以死者在於擅殺逼王存維
結寵也郭崇韜忠略有志減
五事勳勞遠過
穆遂先莊宗而
死大臣一念
中宮請立劉后
成敗何如也
碎首同泣屬鏤
可免驟戮重臣
殺大臣者多出
秦王之亂
唐明宗四子曰
有功爲金槍指
元行欽不得違

天雨流芳

雅王存紀長君之惡以自
梁破蜀建天下利害二十
獨出
階從璋奮檛於答拜功臣
不忠之私殺身有餘不必其事
於李從襲向延嗣焉彥理
必無族誅從來
諭哉
路
弒
厚從益
從璟從莊宗戰數
揮使明宗軍變於魏
奉帝命馳
諭厄於
竟遇
殺作史者稱其若

臣以蹈危機
益從璟殘而
從榮驕縱從
榮誅而從厚
繼統從厚立
而從珂稱兵
皆事之連類
相及者但天
津構禍咎在
明宗蔣橋勸
進罪在馮道
至楊思權既
誤奏士儼背
閔帝逆爲尤
所不原篇中
義類既明情
事自達斯固
論斷之長才

臣父子之際知所從而得其死李璮忠孝有遺悲焉明宗稱帝從榮幸宮西出外以避其禍帝幸宮西出外以避其禍次當繼序握兵輕騎將相大臣皆忠之思起居漸有欲死其父之心既謀召牙兵宿衛孟漢瓊朱弘昭等遽以告命安從益帥兵以出和亭得傷寒疾從榮入問下張弧之疑至死不明宗平日教誨不素縱侈納邪封泰王時德其儇然受册朝廟又加大元帥名節度使以下咸具鹵簿州吁之驕咎先莊公豈盡厥子以道柔之可以無動朱溝禍咎在馮道既誤奏士儼背閔帝逆爲尤至楊思權既進罪在馮道

天雨流芳

潞王從珂卽用兵久非明弘昭馮贊等輕易其地迺激使反王氏阿三驍勇善戰宗既殂陵忽少主益甚日夜思變但苦無

名耳河東一
初發時不虞
事唐莊明昵
鳳翔五節度
奔潰潞王
既背閔帝也
終何無天道
王至蔣橋潞
道李愚首勸
尚未敢顯然
代大臣寡廉
也夫

契丹人寇

勢於是乎強大始其始
於阿保機行律兵御衆機謀深遠其述律后常預其謀
晨詩識哲惡預其牝婦
獨阿保機代遥輦聽漢人言
不肯受代既用其妻述律
伏兵擊殺之久相持
帳黄頭臭泊二
克用起兵代
后出後宫費
軍賞霸王
之興類資內助
者其天也阿保
期共舉兵擊梁
彊是附不足多
譬之禽獸將寢
虞瑪臨沒
讐畢彰成見未
此
劉夫人嘗從征伐劉知遠舉事太原李
一國阿保機嘗度磧擊党項述律后守
室有孫牛酒會鹽池
及阿保機代遥輦策召諸部大人
亦虚攻掠奮擊破之
女中之雄
傑也篇中之
叙不
次纖悉無
有情致而
於述律尤爲
之詔復再
有善無
不二

正下今古可
評鑑宏衡平

契丹先王之
燕功皆摧獨契丹爲患未
當置度外抑
律后止之不
苻堅伐晉
之痛哭未幾
犯明宗遣王
邈等咸被誅
明宗乎不知
韓延徽爲契
居平州歲爲
必有中國逋

逃之人啓之漢武所以惡衛律也突欲爲

天雨流芳

朝廷欲以蓝
璋制知祥乃
二人始而相
結繼而相攻
要皆不爲朝
廷用迨至董
璋死而知祥
遂兼有兩川
崇韜薦帥西
川崇韜既至
與璋參決罰
平遂節度東
川知祥初爲北京留守亦以
制之者璋也頗優寵之璋
竟先知祥而反豈人情乎璋
州富人李讓家僮朱温鎮宣
武養讓爲子使温璋立軍功進刺史梁亡乃
歸唐知祥則晉王克讓婿其父道事晉入唐興知祥尹
有舊來踪云

契丹長子不得立憤而奔
厚幣數遣使聘請唐斬其
幸不大亂猶賴其平日
孟知祥董璋
孟知祥董璋
與璋參決罰
平遂節度東
崇韜薦帥西
宗時安重誨
制之者璋也頗優寵之璋
逼篇稱引有
士有容有子
有舊來踪云

跡自爾分
至素以大
貴二八尤
正言侃論
挾風霜文
得力處以
數語着勉
固無取乎
句之繁多
明義覺字家在兩字也

太原國家重戚與亡奴虜貴賤殊矣情
不臣抗拒天子非耳餘之交連嚣述之勢
惡知祥哉李嚴初與朝
嚴有過莊宗命輒之知
求西川莊宗時知祥力解笞二十而
蜀其母知其必死不
恣無禮董璋之庭中
戰陣委以陝州兵潰族滅二者決盡過繇
璋征蜀無功重誨
無忌明宗與有失焉重誨
知祥約璋歸朝璋怒反攻知祥彌年一戰勇者先死李
陵絕歸漢之心彭寵嬰家人之禍璋誅誠當

天雨流芳

得志竟亨全蜀則幸甚矣范延光欲乘兩川交爭早圖其隙既聞董璋敗死即勸朝廷撫慰知祥知時識變可謂老謀若夫君臣大義共之璋與知祥莊宗臣也莊宗殂明同仇之義雪故君之恥方師直指蜀明順討逆憑馮怒明宗篡僭人據蜀無以應惜哉其不知此也

石晉篡唐

廢帝之亡其失有五不歸入二也李贊華德光之兄也趙德鈞延壽陰奪其長驅深

不援五也五者之失及時解紛危安亡存猶克有濟惜
哉賊臣馮道知而不言呂琦龍敏言而不用耳廢帝本
鎮州平山王氏子隨母歸明宗石敬瑭則陰山夷種
明宗愛之妻以永寧公主廢帝弒鄂王殺孔妃及其四
子逆節無道天下共誅敬瑭起而角鬬同一天下養子
得之孰與其愛壻之君以正論明宗四子廢帝時惟
許王從益尚存使廢帝廢鄂王立許王主社稷者明宗
親子即不能廢伊霍之嫌天下可無用兵也敬瑭入討廢
帝能奉許王立之而無自帝反正之義高於列國然度
其勢不能廢帝常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
二人必不能同年敢戰亦類我撒敬瑭從莊宗攻梁橫槊馳擊
徒與我同心破梁滅晉莊宗攻劉鄩軍拊其背壯之手陷其
寵愛不異家人彼不

天雨流芳

難負莊宗何進帝舉族焚死出反昭然寧無天道趙德鈞劉守光守文俱為軍校攻幽州人也事之是為趙延壽父明宗女與平公主敬瑭亦逼廢厚賂契丹以己為帝即有二婿皆欲結夷狄王中國廢帝能孤立乎張敬達堅守晉安寨劉知遠降心其忠義豈出王彥章下馬馬死盡無一降賊誠達觀其殺已降賊故不書死恐非春秋善善長惡惡短之旨也

楊光遠

范延光事唐莊明滅梁破朱守殷皆有功其論招孟知祥折劉遂凝延臣不及也明宗有族延光制動以靜京

天雨流芳

於門懸妄旌旛爲誣之狀承分敘後用總叙則文以整轍適與人所同前則各分叙別總叙則人所同前則各分叙別總叙則文以整轍適與人所同前則各分叙別總叙則有餘情

閻大定石敬瑭反出屯遼州趙延壽先附延光獨後之敬瑭封臨清王以慰其心意終不安殺祕遠論者責其無人臣禮流移家灘非過也能然敬瑭天下之賊延光爲唐大臣起而與抗夫豈不順所惜者發非其時任非其人耳孫鋭輕舸無謀延光委以軍政從之起兵鋭每出師擁娼輜部士不用命敗於不振石鼎上黨朱宣出便延光即奉表待罪率子入朝而不知大義也楊光遠沈陵部人阿噔噬人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一臂廢不用久之遷大將欲踐大蛇之夢而無復仇之心謀之私人契丹寇唐末帝命光遠佐張敬達往討晉安寨危困即誘敬達出降比事敬瑭佯爲怳怳槐槐不及

天雨流芳

詐也延光之與光遠本無大功徒以握兵居外要挾人主稍不得志遽召契丹入寇其意欲效敬瑭篡唐藉蠻夷力竊帝位然忍瘡天下萬世笑安能有成李守貞符彥卿東討圍青州時北望契丹不至稽首脚皇后久爲大呼皇帝猶執不可劫而幽之不得已上章請命於子承勳勒降猶執不可劫而幽之不得已上章請命於子承勳勒降若所繇來亦惟天池紙錢待時欲帝猶之延光惑於張妄覬王者不知浮橋之溺馬廄之誅其禍同歸蓋祖瑰初殺董溫琪盡取其貲延光又殺瓊取之終以貲爲光遠所殺宜也貪夫不終何利之有德光滅晉召光遠長子至京師責其罪纓食之契丹能誅劫父之楊承勳敬瑭不能殺射母之李彥珣中國不如夷狄如是夫

石之取唐社稷晉爲與師重倫猶重謂無謀重親中篇滅獄敬本至晉劉正

契丹滅晉劉知遠復沿京附

石敬瑭爲明宗之婿而滅唐自立以君晉敬瑭與潞王事明宗子而自立以臣之義言之潞王殺明宗之仇也敬瑭取天下於潞王者明宗之仇也敬瑭取天下於潞王非取天下於潞王也君若以爲無罪也云爾重貴立舉社稷以從忽豔契丹引入京師其爲晉賊也愈於篡矣敬瑭厳憚之唐清泰三年入朝潞王千春節辭歸潞王酖殺之后歸告敬瑭反謀遂決及耶律德光破晉后欲自焚薛超勸止令范質草降表稱新婦李氏爲妾館封禪寺中求僧一飯不得後卒建州鹵地語重貴赫骨送范陽佛寺無使爲虜鬼生死流離

天雨流芳

予知遠益以
罪敬瑭尤爲
文家鬬鉏非
同空中談景

窮於匹婦此適不幸爲敬瑭后耳李守貞連
團徧村之戰能立奇功獨德重威贈賂與之
兵權竟同降戴夫見事忘大義立身不終覆人家
國痛哉張彥澤突厥種也其人驍悍殘忍與敬瑭連姻
擅殺張式一言不法剖奏其事一十六條李濤請急行誅敬
瑭不問卒爲契丹前驅屠掠京邑劫奪帝妃其戮也都
人快心同於誅卓高腊侯景繼食然禍實敬瑭馴之其
誰咎焉敬瑭初起時桑維翰請割地賂契丹劉知遠正
諫不聽幽涿十六州淪沒房庭罪在萬世國何以長是
故晉之亡也始於桑維翰終於杜重威馮道馮玉爲內
應景延廣爲外潰一國有此數人雖金城湯池必不能
守況依蠻夷爲存亡者哉魏人入江陵而霸先王陳契

趙賛侯益以疑而生叛也王景崇討叛者也李守貞爲叛者也因衆情而修然思叛者也諸叛紛紛獨景崇背德尤甚景崇爲漢王所親信任以討叛益乃諷趙思綰據城作亂王景崇殺此思綰降於蜀二年思綰降景崇自殺此思綰景崇在漢之本末也乾祐元年李守貞反二年郭威克河中守貞自殺此守貞在漢之本末也乾祐元年趙思綰反二年郭威克京師而晉室漢主即位尚稽首闕庭備位師傅誠逃天罰既同

丹陷京師而知遠王漢衰亂之季得國差正蕭繹石重貴

員未可以南面臨之矣

三叛運兵

綱目書漢高祖天福十二年秋七月發兵討杜重威十一月重威降趙思綰據城作亂王景崇討杜重威貴戚大臣降契丹滅晉室漢主即位備位師傅

在漢之本末也天福十二年趙匡贊侯益叛降於蜀乾祐元年趙思綰據城作亂王景崇叛降於蜀二年趙匡贊侯益以開隙

祐元年匡贊侯益叛降於蜀乾祐元年趙思綰據城作亂王景崇叛降於蜀二年趙匡贊侯益以開隙

降於蜀二年思綰降景崇自殺此思綰景崇在漢之本末也乾祐元年李守貞反二年郭威克河中守貞自

殺此守貞在漢之本末也乾祐元年趙思綰反二年郭威克京師而晉室漢主即位尚稽首闕庭備位師傅誠逃天罰既同

推李守貞告
其所爲陂篇
中言之特詳
人手提清頭
緒以後歷敘
根由不必波
濤洶湧自爾
文致瀠洄

三子尸市路人蹴詬支裂立盡罪猶張彥
獨王景崇歷仕唐晉後爲漢主責攻戰氣
其才國家新造風翔侯
召蜀人爲助漢主侵景崇
宜圖二鎮行至
殺益不果益
封景崇心懼遂諷
爲秦王彼
雲夢之夢未
南箕忍窺竇
罪不下垂威既
倫天子之言侈思綰御
之獻徼幸天人
中聞漢主殂卽
懷非望惑總
貢已入朝益尙
路楊邠等盛毀
將趙思綰作亂
詐叛出反身
生表論列何懼
其能後諸李守貞
何懼乃妄意
背晉歸虜
迷而鬬逞扈

驟彭爲漢所決功
足高帝終以其能表授而與抗威才祖正
戮之者雄豪天隱則以間隱

諸人莫也若郭崇韜死於魏王之屢諫
郭威篡漢劉旻河東附

從珂請郭威先近後遠於是梁長城連三
二鎮並亡思綰聽陳讓能言卒先自歸冀
義王峻誘而斬之不仁然屠人不疑於親
甚得寬釘碌幸矣等貞妻子景崇家人共
不仁然屠人不疑於親
甚得寬釘碌幸矣等貞妻子景崇家人共
棚河中坐困望免死郭從
不膽其虐已蹈烟燔亦可

皆弘肇力楊邠長於吏事
病不知大體要其一念奉
廢粉仰天嘆公死豈有二
史弘肇王章志在富國
發纖人宗族
殺郭威王峻

天雨流芳

茂如矣乃亦
欲行不賞之
誅卒至變起
舍卒而身權
禍難倫中推
論理勢無不
洞中機竅英
多磊落勝槩
浚雲◎呂氏
欲稱制則佐
高帝誅殺李
氏異自幸則
命隱帝接兵
於呂而隱
之神武遠不
遽高下是以
歐劉之相

王殷當此時
威佐漢開國
內外咸制忽
關豈獨威爲
也漢呂后欲
王諸侯連和
待呂氏進濯
景雲送藥賜
死景云至變
呂停不進鄧
子助教令知
生於內否則
急而求生禍
曹威殺郭威
殿庶下耳孰
知李洪義畏
謂詔至立誅
也豈不知李
洪義之神武
遠不及威心
不

天雨流芳

出爲懸絕

能平郭威遂激眾怒趣兵河上
城飛詔諭之可全君臣之禮乃
好鬬帝竟違命將征賊兵
不先死李嗣源必不敢篡唐趙
威入朝未旋踵而天
走險者謀成篡竊神劉
不畏哉澶州兵變威被黃旛董
夜奪郭崇威
兵北走晉陽劉崇
向李驤勸其逾大
行猶叫藉抗
藉弒北漢陽立求援契丹以小
世宗征淮南

天雨流芳

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
贊即位後還鎮二策若
墊大何益乎
隙皆不見信遂至湘陰

候國者險王
而蒙難者正
士古今所同
羣盜頗能自
炭湖潭應接
德二年敗走
劉彦貞二月
不絕書四年
風行周作檀
坐得雖其間
晟奉使仗節
國微地蹙勢
延已等五鬼
唐主璟李昇
嗣昇位首平
羣雄及周師
崇諂誘契丹
德以淮南視
周小大誠不
敵然傾邪搆
禍實由齊丘
諸大世宗師
行克捷至其
諧論唐上尤
得王者無私
之義一結特
捐師負要罨
不但愛兵者
沭養恩膏當
亦用兵者所
宜眷鑑仁人
兒言其利溥
唐主璟李昇長子也昇未篡吳時璟即居要職用事既
嗣昇位首平張遇賢亂又值閩楚衰殘晉漢多故招納
羣盜頗能自效周師南世宗詔責其迫奪慕容彦超誘契丹璟
炭湖潭應接慕容彦超誘契丹璟慚無以對綱目書周顯
德以淮南視周小大誠不敵然傾邪搆禍實由齊丘諸大
德二年敗走於壽州主年春正月周主自將伐唐斬
劉彦貞二月克滁州獲皇甫暉姚鳳自此唐敗周勝月
不絕書四年則唐主盡獻江北地當時出師逾載旗偃
風行周作檀之歌唐執小朝之禮淮南十四州談笑
坐得雖其間劉仁贍殺子不悔張彦卿等千人盡死孫
晟奉使仗節李延鄴不革降表唐臣忠義足風末世然
國微地蹙勢已無救至今欲吁猶有恨於宋齊丘及馮
延已等五鬼也齊丘助昇篡逆璟立復相陳覺魏岑等

此爲近之

天雨流芳

皆其所引周師數至五鬼不發一策齊丘覺復縱敵不戢迫朱元出走禍難日殷羣小始而大言用兵繼而同聲誤國有臣若此不亡已幸況危俶哉天篤之亂禍立宗者李林甫而爲之死者段秀實今唐失江北實齊丘等造之卿建中之初德宗者盧杞而爲之死者段秀實今唐之君臣姻國者朋黨比周以蔽主聰疏忠良而親讒諂等以死竊國者朋腋矣世宗川兵威武出討北漢高平之戰誅樊愛能何徽等以肅軍政驕將惰卒惕然知懼所向成功淮南之克殆繇於此李璟削尊稱輸臣納款權事魏蕭磐奉周未若其恭順也世宗與爲一家令其修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服之以義懷之以仁有張弛文武之道焉世宗初遺符彥卿等北征但欲

耀兵未議攻取入北漢境民爭出迎始圖兼并然數十萬眾聚太原城下民苦剽掠稍保山澤白固其伐唐也百姓爭奉牛酒蔣帥不納白甲軍興周屢敗北中國長勝之師民一觸亦得而幾失乃知周太祖舉事時王峻許眾自掠城非長策也

天雨流芳